

# 兒女情

鄒枋著



7

116  
I246.7  
706

三對愛人兒

鄒枋著

上 海  
聯 合 書 店  
1931



3 2286 0132 8

敬謝：

謝六逸  
黃天鵬

二先生爲本書作序。

——作者，一九三一年，二，一〇

## 謝 序

讀一本小說前，最好對於作者的情緒有深切底認識，這是真實的話。文學作品大多是要寫到女性的。凡是充溢着感情的青年，他們不願情緒斂養翹勝，軟軟地伏在理知的樊籠裏，也不肯假意地的笑，假意地的哭。情愛間的互感是青年們需要的。因為文學家的情感特殊地活躍，所以對於一切由女性中所投過來的悲哀，容易傷感；一切所贈給你

的喜悅，特別地去歌唱。

這本書便是這種情緒的流露。

同時，凡描寫戀愛的作品，如果細心地依着線索去尋，很能找出一個典型的女性來。自然這又隨着作者對女性的觀念而不同。叔本華是厭惡女性的，他認女性是充滿了嫉妒，一切底罪惡全由女性中表示出，夏娃和蚊的故事，確是對女性的寫真。反之，歌德却頌揚着女性，女性的一切，全是美麗，如果你要頌揚薰風的溫意，請你先聽女性底柔語。

本書的作者呢，他只知道女性是可愛的，他不肯忘却自己的青春，他寶貴青春，珍惜青春。

這是作者自己青春底反映。

創造一個新的青春罷。

這便是作者七篇小說中所表達的情緒。從這種情緒裏，一方是很天真地讓她流露出來，正像作者個性的天真一般。同時，用着幽默的筆調，空靈的體裁，精鍊的藝術手腕，創造出這樣成功的作

品。

徒然草的作者兼好法師說，“不懂得戀愛的男子，好像玉杯沒有了底。”本書的作者，可以說是**有底的玉杯**了。

謝六逸 一九三一，三，九，上落。

## 黃 序

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，我也有了“洋場才子”這個稱號。本來才子也有匹配佳人的希望，但加上“洋場”這二個字，就好像洋文的 Hope 變成 Hopeless 了。

“洋場才子”是什麼呢，折穿西洋鏡，就是文丐。“文”而至於“丐，”乃是一種“可爲而不可爲”的職業。鄒枋君經濟學系畢業了，却來兼做這

種生涯。實在說，賣文字根本上就不是生意經呀！

“三對愛人兒”是繼着“香吻”的作品，我一看他的題目，立刻，描寫的輪廓映在我的眼前了，猜想着那全篇的結構，猜想着那作品的開始，往往，不出我的所料，也許是三角戀愛的一回事。——本來，我在翻開一本愛情小說，總預先這樣想：

有時爲了看小說，我反而恨起小說來。近代描寫多重於暗面，但這暗面又多限於戀愛。而在這狹隘的區域中，值得人讚賞的作品，真是少極。

在原稿全部擺在我桌前時，我想：

——這是冊戀愛小說，怕也和時下的差不多罷。

老實說，我心中真的這樣想。固然我很知道作者對經濟學的素養，所作小品的瀟灑；同時，有着很豐富的熱情。小說不容易寫，在經濟學和小品上成功的人，未必在小說上也能成功的。

我有這種習慣的，喜歡把別人的題目加以想

象，這冊子一共有七篇小說，我逐一地想着想着。

北老兒描寫北兵的怎樣凌辱鄉村姑娘罷。

鬚鬚的鬼大概說一個年青的婦人；嫁給老翁，而引起青春已過的悲哀，所以這鬚鬚終帶着一種魔性。

歸來的道上是述說一個男人和女人在別後的滋味。

三對愛人兒總是描寫一人受了三個的追逐。

濃酒與淡味表示愛的單獨的高熱，而對方却淡然置之，忘却她或他所投擲過來的愛情罷。

紫瓔與嫩卿無疑地是一個男人愛上了二個姑娘。

消息，這是很平凡的。

這大概不至於錯誤的，我很粗疏的看了第一篇，哦，哦，真有些使人驚奇，完全和我的猜想相反，那逼着我不得不細心的去讀第二篇。看畢，興趣非常的濃厚，接着第三篇，第四篇…………全冊

竟一氣讀完了！

於是我很快樂地跳躍起來。

——哦，哦，這是一部很好的小說呀！

如果單倚着題材空幻的不平凡，以引起別人的驚奇，這是文學的末技。這種不平凡依舊當孕藏在人生的實現裏，否則這由何異於神怪小說。可是這裏所有的不平凡，全都披上實現的外套，我放意去找尋，但是找不出一粒虛幻的種子。

同時，他又襯以描寫手腕底不平凡，這使我看了後絲毫沒有單調的影兒在這裏搖晃。

加以，這裏充滿了幽默。

這冊小說出版後，我想，至少在戀愛小說中要開了生面。同時，在枯寂的中國文壇嬌放着這艷麗的玫瑰。

在最後，敬以這幾句話贈給充滿了希望與青春的本書作者。

黃天鵬序於海上逍遙閣一九三一，三，十二。

## 目 次

歸 來 的 道 上  
北 老 兒  
三 對 愛 人 兒  
濃 酒 與 淡 味  
鬚 鬚 的 鬼  
紫 櫻 與 嫩 柳  
消 息

## 歸來的道上

看完了劇，從充滿着煩囂的人聲的戲院湧出後。轉幾個灣，我倆就在靜寂的霞飛路上踽行了。

樹的黑影臥在地上，正像一條伏着的蜿蜒的長蛇，枝葉顫動時，似乎這粗長的怪物在蠕動了。因為懸着的路燈光底閃耀，我倆，最初也不曾注意到今夜的月色和星光。路上靜悄悄的沒有什麼聲音，遠遠有幾個人影在浮擺。汽車驀地的掠過去，背後底小紅燈像螢火蟲般埋在塵沙裏。已是初夏

的天氣，但從水門汀的街石上，透出來的，還是冷骨骨的寒意。

夜色下的她，顯然是更嬌柔了。我的右臂挽住她的左臂，同時我痴痴地諦視她，前額的劉海因風散亂，這有一種說不出的溫美。她上面披着白地綠花的薄袷衫，下面是玄色縐紗裙，行動時在裙上波出來的縐紋，確是窈窕極了。香味隨着風吹到鼻孔裏，自然，這是她的啊！她明知道我在凝注着她，但故意裝作不理會的樣子。我呢，偏又睜着眼睛，捉住她偷偷地斜看我的視線，她不禁笑了。

——真有些冷呢。萍。

她笑了後，這般地說。

——是啊，我到沒有什麼，至於你，我想還是叫輛黃包車送到你的家裏去。

——不，萍，我不要，我們何忍捨却這樣清快的夜色。

——這不是同你說笑話，英，受寒就要生病，

你這樣孱弱的身體，一生病，我真個替你嚇得魂靈兒都飛了。還好自己奔到病魔的窟裏，反去找尋他呢！

——也不爲受寒，也不爲生病，除非你祝我生病時，我便要生病了。

——我想還是叫黃包車罷。英……

我把頭向四圍張望，但並沒有黃包車的影子。

一輛福特式的汽車，裏面坐着一個剪髮的女子，和一個西裝青年，嗚嗚地駛到前面去。

——你又要祝我生病了。

她媚笑着。

——……………啊，現在講話真難極了，這樣又得罪我的姑娘。是你自己說有些冷呀，所以我叫你坐黃包車，誰知，反變成要你生病的預祝。……上帝，只有你知道，啊！你這紅暈的酒渦。英。讓我Kiss一個罷。

我露着笑臉，裝着生氣，同時緩緩地把嘴唇湊

搵去。

——萍又要這樣了。

她依舊笑着，但把臉避開去。

——……………可恨之極呀，老是被你逃脫的。  
將來一定要用蠻力，捉住你，當那時，我看你還敢  
再不給我Kiss呢！

她把頭頸縮一縮，裝作不曾聽。

——十六…十七，今夜有沒有月兒？

我抬起頭望天空。

——你看，英，月兒正在招呼你呢。

她也抬起頭來，半圓的月剛剛懸在頭上。淡雲把月兒像新娘帶着薄紗的蒙罩着，周遭的星星，睜着小眼睛在深望。這真是一幅圖畫，一幅幽涼的圖畫，夜風習習地從袖側，領口，吹到胸膛，毛髮有些直豎。

——的確有些涼呢。

她預料我要譏嘲她的，但因為寒得利害，忍不

住又說了。

.....

我故意不說什麼，只含笑的看看她，

——你覺得嗎？

她似乎帶着懇求的神色。

——在我說，還是雇輛黃包車罷。呀！這是我  
要你生病底祝言，不說了，不說了，你自己總有自  
己的辦法。

——但沒有黃包車怎樣？

——那沒。我的夾大衣先脫給你披披罷。我們  
男子，對於外物的抵抗力，比你們女子總強，是不  
易受寒的，即使受寒也沒有大關係。況且，英，我沒  
有感到寒呀。.....

我要脫大衣了。

——真冷.....

她大概真感着冷了。不過，又不忍我脫大衣，  
使我受寒。她把左臂伸出挽着的圈兒，緊緊地從後

面纏住我的腰兒；我呀，却用右臂纏住她的細腰，我嘗到無限的快感。她把頭枕在我的肩上，呼吸和香味一齊迷住我。

——讓我痛快Kiss她一次罷。My Dear Lover  
我深深地在她的粉頰上，接了一個吻。

不自覺地，她的右臂也圍繞我的腰了，我倆竟由接吻而變成擁抱了。我知道我倆的心，相依着在跳躍，而她的脈息，更比我緊張。她乳峯的尖兒，隱隱貼着我的前胸，我雙腿正夾持她肥潤的雙腿，我倆的呼吸，已融在一起，我辨不出這是她還是我的。又香醇，又熱烈的情意，使我把全宇宙也至忘却。我倆直立着，擁着，抱着，這樣的過了片刻。

——萍。我想……………

她伏在我頸邊，輕輕地說。

——你想什麼？

——我想……我倆今夜不要回去了。

她擁抱更緊了，並且好像有一縷勃發的熱氣，

從她身上襲過來。

——不回去怎樣？英……此刻你已感到這樣冷了。如果，再遲一刻，露珠就要像細雨一般飛下來，自然你格外的支持不住了。英，不回去如何可以呢？我倆的歡會無限，你也該珍惜自己。

——唉……我並不是說長留在這裏，

她靜了許久。方才說這句話。

——那沒，不回去到那裏去？不到家中，到什麼地方去？

我驚奇着。

——東亞，大東，惠中都可。時候已這般遲了。

她很輕很輕地說着，擁抱比以前還要緊了，從葉縫裏的燈光，和掛着的月光，極明顯地照見她的雙頰已如飲酒後底緋紅了。

——哦……英。

肉的迷誘與愛的沉淪，同時呈現在我的眼前。

——……………

她垂下頭看看地上我倆的影兒。

——英，這樣？可是我不能，我終究要回去的。

——剎那間誘的圖畫消沉了。

——.....

她依舊看看影兒。

——自然，旁人對我們的譏視，我們本一些沒有留意。他們總深信我今夜在H大學……不過，這是一種痛苦，爲我計，於你計，爲我們的愛情計，你今夜還是回到家中去罷。

——.....

她的手臂垂下來了，我也同樣的放下來，月光下她痴看着我，痴視着她。

——先生，黃包車要嗎？

是黃包車夫的聲音。後面恰有一輛黃包車拉過來。

——你準定回去罷，英，我的大衣你披着罷。

我脫下大衣，加到英的身上。



# 北 老 兒

## 上

“女人們所渴幻底典模，是輪船與旅邸的壁蝨，這樣可以每天換新的肉味阿！……”

想到這串侮辱女性底刻薄話，幾乎令人斷難料到是具着眼，鼻，口，舌，的動物的人，更是被我所愛着的男子的話。我怕盲目的接觸，爲陷於深澤，偏又在睜開眼時恰發現自己差不多溺到無人救援的地步，說女性是輕蕩，則男性何常給他人以

真諦的愛戀，說女性是棄舊忘新，男性何曾在守志如一。總之，女性是惡濁的，男性也是，男性是純潔無疵，女性亦白雪般的。橫豎，嫁了的女性，她底祕密與衷曲，已擲給男人，於是，他便以作掠取，蹂躪，踐踏女性的鞭鎚，希望永久服在臂膀下聽其指揮，“理你底家務罷！”“你也有話份嗎！”却不付到這樣底話，將給人們以怎樣的難堪與熬煎。——加以，他得了那種訣巧，女性把嵌金鑲寶的項鍊算作禮物，而你們，這般狡詐的賤漢，反把金鍊做桎梏女子的工具，看她們顫抖以為樂。……殘忍的動物，凶酷的動物，他們的名字，便是男性。

即使我，雖然，我沒有把禮物拜獻給你，但我是以整個的心代替那禮物，“况女子又無需將禮物當作結婚的點綴品，即使沒有的話。”你不是常說，當我不肯和你訂婚，而你苦苦追逐我時。

“有真底愛，什麼都用不着掛慮的，嫻我倆是有真的愛。”

可是，現在你掛慮了，且掛慮之甚，有過於被你頻頻蔑視作沒真愛的人。我不怪，那原是男子們的常態，即由接吻小小的一件事，不和男人接吻，便有被栽指痛罵爲抬舉不起，否則，許了，又被疑，早向人接過吻。不料，你也如此，我還有何說呢！我爲有了蓄着苦味才嫁着你，誰知，你竟抽繯我不願告人的隱痛。啊，我也不問，誰告訴你，也不問，用怎樣的話告訴你。哦，哦，我感着昨天回來便有些兩樣。

“北老兒……，啊，北老兒。”以前何曾沒這樣喊過，臉孔的緊張，脈搏的急跳也沒有如此，赤血的眼兒滴溜不至於此。

我只當不知道，我心跳比你速得一倍，而你還要追我到絕路，到危崖，如審判官地瞪了一眼問：

“爛，你知道這故事嗎？……”

呸，我還用你問的。

.....

就告訴你罷，我此後不求你底愛，這些都是虛僞的，只有肉，只有肉。你厭倦我所給你的刺激，還要虛飾地，說我失却了處女底貞潔，但你何嘗能保證和我結婚前沒有把童體喪損於舞女，妓女們的大腿縫裏，只有肉，只有肉，我不怕羞，先告你。“北老兒”這一回事罷！

七年前的一箇秋天，秋天本是淒慘的景色，況在荒草漫煙，鬧着兵災的當兒。綠葉的殘骸滿地拋着，掩着發臭的死屍，河水又枯涸得生臭，正時直魯軍和革命軍相爭逐着，可憐的父親這樣年邁，終日喘氣，五步十步路也需人扶掖的。叫他到那裏呢？母親雖然康健但捨不得父親，願同生同死的留在這裏。那末，叫我呢，十八歲的女孩子，陌生的途徑，險峻的崖壁，與其輾轉於露宿風塵中，何如在家裏任命運決定我底生死。死了，連觸護尚在父親和母親的身側，——相對的聚哭着，我們甯願死別，不忍分離呀！

而，丘八們竟光降我們底家，共有十二個。

北老兒的凶暴，是用不着說便有使人寒戰的憶念，與切齒的仇恨，我是辨不出那個比較地溫和，他們的臉都是黑炭般的，並且塗上拭不脫底油，如果你用毛巾盡力措擦他一下，哦，便能知道是怎樣的黑，走擁有一股臭氣如妙齡女郎掠過般，只是香臭不同，牙齒要齧破嘴唇的露着，嘴唇好似滴了血。灰色的大衣罩滿了灰塵，他們需要殺人，他們表露犯法的舉止，并覺得只有戰爭時才是縱慾搶掠的良機呀。

最初，我躲在雜物間裏，從小洞中流給我他們的影子是這樣的。——幸虧他們還未瞥見我，母親暗地裏塞了些食物給我。

第二天——他們只是坐着喝酒。

次日，可憐的父親被他們打得昏暈過去。

第三天呢，啊，他們搜尋什物，用刀不管什麼底把用具劈作燃料。

于是，天呀，我終于被發現了。

“花姑娘呢！”找着我底一個矮胖漢歡忭地說  
“你們好，花姑娘藏匿在那裏，不讓我們受用，花姑娘，出來！”像小雞雞被握於小哥兒們底掌中，先以帶刺的臉硬捉地要我親個嘴。真的，我嘗到他的葱蒜氣，又嘔人，又難堪。呼喚聲起，攆聚了醜惡禽獸底一羣，每個都露着吞噬的舌兒，啊，我靈魂扔在怪窟裏，魔神將怎樣處理他底獲得物，

“難得底花姑娘。……我已忍了多口的澀酸。”一個丘八說。

啊，那時我嚇得昏了，朦朧地覺得衣服被他們剝去，赤裸裸的受着秋風底割斬。四肢有粗暴的手揪住，我仰臥，天花板哭喪着臉。全室在暈眩的轉動。……簡直我願意死，但死又不肯天降！

遂有，北老兒的身軀壓上來，終至被沾辱了。

這樣的情景，不知繼續幾次。

爆烈的痛，撞擊的痛，悶抑的痛，——我願意

死。

待醒來，除痛外更流着血，狂瀉的漬濕被褥。按着手試摸一下，不忍看，全是殷鮮的血，母親哭倒在床邊，後來，撕張破被單掩住我裸着的一切。這樣的眠了三天，稍痊愈了，於是父親也包了頭對我哭，走路是一拐一拐的。第四天，母親告訴我這樣的話。

“嫻兒，當你被北老兒恥辱的時候，你父親拚命的掙扎，但結果博得一頓痛打。頭破了，臂傷了，倒在屋角，并揚言否則恥辱將及于我，天呀，他已在氣息繼續半生死之間了，不幸他們要開拔，且預備把你抬去呀，嫻兒，你將連屍骨也沒得回家。……再三底懇祈，再三拜跪，你看我額上的小瘤，便是和地板相碰出來。最後，籌了三百塊現洋把你贖回來，……嫻兒……嫻兒”

母親哭得不成聲了。

因了北老兒，我嘗過多少底奚落，風聲立刻傳

播到四處，廝熟的人像是處處都鑄着那刺心的戲樓或活劇。我不敢望他們更不敢把話抽入他們底探討，譬如在××大學時，畏同鄉們如蛇蝎：

“北老兒……”遠遠傳來的一聲，能令我立刻臉紅。

“男性喜歡看人家的窘迫。”是的，街頭巷尾，追逐女性是極普通的，待她讓得無可再讓於是一哄而散，留給勝利的猶笑而走了！我愈怕，他們愈講，有次，在房間，爲了這事整整哭了三天。老實說，××大學女生的希望，她們愛的進展，種着唯一目標是，留學生太太，和公使夫人。跳舞，唱歌，英文是太太和小姐們所必需，在××大學，我也能這樣，更有，能學得把媚眼像柳絮般，鉤住男性的神魂，而驟然又飄回去的本事，并有其他的種種，怎樣扭腰，怎樣彈着大腿，怎樣捉弄男人，怎樣引誘他們的接吻，我都瞭然，我都熟透。那時，我加入籃球隊，精練的擲球，與豐潤的筋肉吸起不少男性的崇拜。

他們願意，葬在我底腳下。×女士說×君爲愛不到我痴得發狂，進了醫院還在喊着我底名字，×君呢，是你的同科同級生接連寫了二十餘封書說了不少令人肉麻底“愛人”，且聽。在公園枯待着，空自怨着沒福，而我絕不流盼及他的。

至於你，並非蔑視，實是夠不上我們擇偶底水平線，終日是一襲青裏發紅的竹布衫，衣角垂在地上，圍繡得滿是紋彩。頭髮毛得如舊棄的掃帚，並且還夾些白色。青春的影子將飛到天外，功課雖然尚可敷衍，那種吃吃的姿態引起不少底討厭和可笑。不是坐在屋角便是門邊，進洋裝也沒有的，啊，Saturday 對於你將生些什麼喟嘆，沒有錢，沒有名，而我却愛你。

試問你究竟給我愛的是什麼？

“怎樣爲愛上那個醜小鴨，太降格了！……”

是的怪不得朋友們這樣說，我降格的愛你，相去太遠了，可是待我重覆地述說一句話，“我怕盲目

的接觸，爲陷於深潭，偏又在睜開眼時恰發現自己差不多溺到無人救援的地步。”你不及我，也許不如浮泛的性的煩悶時底青年，一刻愛上了，一刻拋棄了的，能死心塌地的愛我。——我沒有禮物，只有一顆帶血的心，單盼望你也能以血心相贈。爲了北老兒才戀你，誰知又因了北老兒，你却拋丟我。結婚後四年，啊，全生命只有一年中，才是我底宇宙，恍如那綿美幽清的舊跡，還一波一波地盪漾於西子湖裏，但今日，西湖瘦了，這些却遺忘而沈於西湖底了，淤泥做了牠底棉被，水草是他的裝飾品。你的心變了，算是我不貞，算是我不潔，別人的唾罵我毫不動氣，你已前說過多少醉人的話，但你必依舊帶回去又去獻給別人了！

“嫻，什麼沒比你再美，你的美不在於眼裏，而在乎心中。”

“男子當問女性的，是現在愛你不，……不該還問已前是愛着何人，嫻，請你反轉來想着我的

罷，原諒我罷！”

“男人僅可竊去女人的肉，而不能偷去蓄着的  
心。”

忘却否？——這是你已前的話。

“如果愛着被他人接吻過女人，朋友，請你到  
娼妓的窩裏，任情罷，你將得着更有價值些的韻  
事。”

“走罷，像壁蝨一般的女子，每個男人都好  
的。”

“宇宙的不茫然，就是有只許一人接吻的女  
子。”

這是你暗刺我的話，——可是並不對着我的  
事實。

我的恥辱是無力抵抗的，但於我底貞潔並無  
損害，我確信，你不了解，自然不肯愛我了。不  
過，我悔不該早些告訴你，然那終究是一樣底，你  
感到肉尚豐潤便愛着我，而倦厭了，便又厭擾起

來。我不關，我受不起如癡疾式的愛情，更不堪讓男子對女性當作糖包，吃到酸辛時就吐嘔於地了！

不過，該明白，我並不求你再愛，我也不求你把北老兒的事忘却，你要告訴人家只管盡情告訴，嫖前被十二個兵士強姦了。單單像你的愛，我是何處找不到，何處沒有。實則，什麼都是被金錢社會的強姦，許多男子被女子所強姦，你，便是被我強姦中之一。

決意走了，決意走了。

流淚你是不至於的，也不希望有如此一會事，僅有的懇求，是把我連什麼全忘脫了。

今晚決意走了，趁這淡月銀輝的夜裏。

將來到什麼地方去呢，我不能預先通知你，只約畧可以想像，是這樣底兩條路！

1• 創造一個新的嫖，爲你所不能意料的。

2• 索性讓我浪漫罷。橫豎我已經被污辱的。

再會罷。——北老兒。





## 三對愛人兒

### 一

桂香又不是一個割去神經系的白癡，以青年，很可以體測和猜度男子躲在衣葉下底心花。

阿德已經被壓於女巫或女菩薩的符咒下，差不多習慣地每天少不了茂隆雜貨舖的燒酒和香煙。在柯鎮的裏街裏，茂隆是不配稱為店肆的。即離開殘碑般受不起風雨侵凌而傾頹的芋艿色的門面，潮濕的泥地，有時能把踏倒後跟的鞋底黏着或

陷了下去。其餘的，也不該廁身於雜貨舖之列。街裏因氣節不正，時疫流行而打太平醮，茂隆二字在捐簿上簡直沒有的。穿黃袍的道士亦不曳着大步，在牠門前逗遛。只丁卜，丁卜地踱過發霉的招牌，和他們打個照面便算了。稻花會時，茂隆僅有三四付紙元寶焚燒盡的灰屑鋪在店門口，酒肴神位，爵杯，燭臺是影子也沒有底。或者，以爲許多人到過寧波，染了城市的肉味，耀着熱鬧的燈光，結果瞧不起茂隆，——不過，誰都承認茂隆僅有小攤的資格。

“打六個銅版燒酒，要白的。——你們的燒酒真香呀！桂香姐。”

“桂香姐，你好呀，一封大英牌。”

一個男人坐在長橈上，冷熱，晴雨，張家夫妻的爭鬧，李家婆媳的相罵，都是他對桂香戲謔與拖延的要訣。

若是你要更細緻地明瞭茂隆呢！……請問他

一月來的老主顧，天天忘不却的——阿德，他將如流水地吐了下面底話。

“買東西應該有巧門的，愈是大的店愈不好，酒是滲了多量的清水，香煙幾乎發霉的。你去換時，未領新的以前早已嘗飽曉唇和白眼了。否則，一雙不<sub>够</sub>，——二雙，一張不<sub>够</sub>，——二張。茂隆裏，並非我含了深意底讚譽，桂香姐人又和氣，又溫存，又俏媚的。沽半斤酒，終給你十兩，酒氣是芳郁而濃冽。花生米肥白如她底拇指。你吃香煙，她底纖手種着一枝淡玫瑰的紅花獻到你的唇邊。有長鬚能觸着她嫩手，該是幽妙不過底事，否則，有軟軟兒的滋味，透到你的毛空裏。長根嫂雖不及桂香，但使你得到別店鋪中所嘗不到的和祥。桂香的媽是值生育月的，大概不在家裏。他倆姑嫂靜穆異常，所以，我以爲，朋友們，這裏的東西賤廉，即使貴也於心死貼地甘願的。——因爲這裏有桂香姐，有長根嫂，有她底媽，正如天空嵌着太陽，月亮與

星星。”

“桂香，你起得這樣早，請打些酒給我。”

從魁德廟做立夏戲後，阿德才第一次瞥見桂香，這句話變成刻板功作了。自然，這是最明顯的，阿德的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曾做本村的小學教習，在街裏也有些地位。他詔笑地提着酒瓶，面臉紅赤的，眼波轉得紡紗機的輪軸一般，這是伺察機會。長根嫂不易在店堂瞥見或者在裏間低頭煮飯，或者解髮辮，烏黑的木梳加梭子回復地穿通着。或者在掃拭房間。店堂是第一間，進而為她底臥室，再進則嫂嫂的了！雖然長根嫂也在店堂照料，但經驗告訴他，“這是偶然的。”

“起得這樣早，大姑娘們昨夜一定做着奇異的夢。”

會有一天，他拿着酒瓶，露了金牙齒這樣說。

早晨由地底蒸起來的潮濕，與緊閉室戶的炭氣混糝成一塊兒，攢到鼻孔，怪窒礙人的。牌門互

相擁擠着，玻璃生了圓紅的瘡疤。加以關了一夜，就滴滴地印着水痕，雖然店小，終不愧爲女店主。千層餅褪了顏色，煙壳子堆着灰塵。

她睜着惺松眼說：“大清早，碰見阿德菩薩，真是天曉得。”

“有什麼天曉得，我帮你忙好嗎？……昨夜做了夢沒有。……”

“做夢於你何關，小活猴，我倒先要問你有夢沒有。”

她舉起百漏卮，故意遲遲的篩着阿德，於是這使他有點快慰和滿意。她底話恍如豐美的朝餐，眼珠兒是肉團子，嘴唇是嫩鷄肉。二條眉是苔菜，鼻兒是鮮漬的竹筍。哦，他飲了這些，嚼了這些，奮勵的神志被食品由肚裏擁出來。

“我呀，我的夢呀，……哦，說也奇怪，我恰恰夢見你，好像你頭戴着頭蓬。如新娘般，并……”他半笑地把脚蹺在櫃上。

“呸……呸……活潑的嘴最討厭的。”她並不發怒。靜了片刻，“算了，燒酒讓你多沽一盃罷。……”——媚笑地。

“還好，幸虧你不討厭我。到底還是新娘的盛意。”

她底唾液吐在他身上。

“好香……”他嗅了一嗅。

他狂笑，且用手戟指着，她擺搖屁股進去了！

阿德覺桂香是無問題的。二十歲的姑娘，多少也轉着性的想念，多少也跳着需要。別人的一對對兒是值得羨慕和眼紅，你看，喜歡坐在店門，把媚浪溜給每一在她身邊掠過的男子，是春期姑娘們的特徵。因為正像雖然採擷不着丁香花和紫羅蘭，但聞吸那夾在風簾中的幽妙確乎聊勝於無了。她的安樂宮便是店門口低頭繞着衣服，口裏輕細地吟奏着，一待到有脚步聲，如圓形的下半圈把波光潑上來，有時頃即消寂，有時則跟到看不到男人的

踪影。固然，她流彩敵不過男子耽視的雄壯，但蛇纏倒了鴿子亦屬常事。她愛絮絮地問長問短，他更拚命盡其所知的講給她。甲家裏的姪兒和阿燻，燻母連打了幾次胎，每次怨罵，每次又和好。乙店的老闆和女工秋音的風流，丙校裏，某先生愛上一個女生，在八老太公坟前遺留下底紅痕等等。他故意加了些油滑的詞句，這是撥炭爐的火燄猛烈的鉗兒，她面赧，她心跳，但並不許他把故事中止。自然，——因為愛聽而不忍掃興的緣故。有次，她發了一句阿德認為愚問的詢探。

“我真奇怪，這件事到底有什麼意兒呢……”  
她吞吐了不少時間才說，後來，覺她那句話是測阿德底口氣。

阿德笑得背脊縮成老蝦公殼。

“真是妙不可言，比飢時吃了一大碗蛋炒飯還有趣，……你，……”

他底大腿陡然飛上她豎着的膝際。

“撕你底嘴。……”阿德被扭了後，把腿收回。

“那是愚問，你嫁了丈夫能知道的。”她又笑，頭伏在她腳上。

終子，她避到房裏。

如瞎子賣唱般哼着打夜班，無錫城，西湖十景，蔣老五殉情等，當然是阿德。她有時跟着阿德學，學得後來終是鬧起來。並不生氣，即使生氣噉着嘴唇，無異於說：“我們大家是朋友罷。”且可由事實上證明，愈是生氣愈要你照着生氣做。他自說是頂熟透女子底心的，他能够握掌女子的靈魂，他老告訴朋友，這次的勝利祇有他才能奏凱。

據說事情是這樣的：

夏晚，他照舊的打酒，店裏闐然無聲，她穿着疎薄的夏布衫，乳峯高高地掛在胸前，多麼肉感的肖影呀！

他們相隔甚近，肉味使他濃醉了！

“一個蚊子呢，桂香姐……”他摸了左乳一下，

——有彈性的撲粉團。

她發怒了，眼睜得烏圓的。

——這是假的，心中更希望我更進呢？

“啊，一息兒飛到那邊去了！……”手在她底右乳了。

微笑，——是她，驟然把怒氣斂住。

“動手動腳，被人家看了，成何體統，明天又謠言四播了。”

捏了一把便中止是不懂女子底心，女子是需要再捏，所以他勝利了！

但長根嫂，他有點怕，常是留意他底一舉一動，并似乎微知小活猴所要變的把戲般，好在於長根嫂不套上怎樣莊嚴的掛子。她的男人差不多有三年沒回來了，這令她常長嘆短吁，露着過度的燥急與憔悴。她也不顧忌什麼，老是活潑而淫蕩地在男人窩裏混着。

一天，阿德全身發抖地壓不住自己，拿了酒瓶

奔到茂隆，用手指把門敲了三下。

“誰，半夜裏作什麼事？”——是桂香底問聲。

他懇求着，說是他非在這裏沽了酒返家不可。

開門了，燈光下，她是更富於肉感的了！蓬鬆的劉海，覆着團圓的臉龐，襯衫密緊的在胸膛下摺成深縫，如果他那時帶着小刀，他待不及把扣紐一個個解，就這樣痛快地斫下去，使那有薔薇花氣的上身整個裸露出來，兩股狹成一條線，拖鞋投出她的腳的碩潤。

“打半斤白燒……”他把身擠攏去，腰靠着腰。

這樣的深夜，還吃什麼酒呢？……”她並不退避。

“爲了你……，長根嫂醒嗎？”他很不安心地問。

“怕醒罷。”

她回首望着房間，長根嫂帶着狡笑踱出來。

他圍在她腰間的手趕快放下，她忙取了酒瓶。

“你好，阿德。”長根嫂淫顫了身子，且晃着說：

“這裏的燒酒好極了，吃得你身熱火火地的。”

“因為好，所以才到這裏來。……”他忙促地。

“請到小姑房裏坐息兒罷，哈哈，……”她冷笑不止。

“到你的房間裏去，橫豎長根不在家裏！”

一面是還射她底刺，一面允許她以幸福的均沾，可是長根嫂自己不得不表示莊重和端穩。

“別瞎說。”掉頭就進去。於是阿德也硬着頭皮走了！

後來，她告訴她底小姑說：“阿德今夜不懷着好意呢，以後當留心着！”桂香裝作木然問她究竟是什麼惡意呢？——她不肯說了。

如果這樣的繼續着，長根嫂的從中作梗，將使他得不到一些成功。即使能，……也得先鎮服了她，再向桂香進攻。

他依舊每天去打燒酒和買香煙。

并且，買了些裝飾品送給她倆，長根嫂比桂香

多了些。——事情底延宕，使他悶鬱異常，忽然，在他會見寶釧的海底阿各後（長根嫂和阿各同村的。）他跳躍地說：

“有了這件事，我就可馬到成功了。”

即日，他在茂隆買了相近十次的東西，乘着長根嫂不在，每次，他小心地叮囑桂香說：

“請今夜把門虛掩着，不要告訴誰，因為我要打燒酒吃！”

最初，桂香只是說，“不知道，誰高興！”

第四次，她首肯了！

臨走時，他流向長根嫂以一個傲視。

## 二

到了茂隆的門口，門沒有上門，一推便開了。

月光浸着出乎意料外的二個人兒，悄悄地如竊賊般蹩了進去。

本來，幽會僅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所知道底

事，而阿德呢，嘴裏說着是完全清楚女子的一切，但他的胆怯，却爲愛他女性所料不及底。他曾枯坐半小時，閉着目，如老僧趺坐般想着怎樣進去，怎樣喚醒桂香，怎樣預備將來底長永底夢，並，若是長根嫂醒了，他該如何處付她，在鬧得不能開交時，如何提出海底阿各的話，使她退讓。雖然想穿了這樣那樣，但終怕一個人變成木然時又怎樣呢？……於是他覺得也許英卿能幫他底忙。

——世界將有偷老婆而需人伴底嗎？我真開其先例了！

他自己也幻念到這是幕滑稽劇，什麼人也不會創作過。

經了和英卿底互商，他愈喪膽了。處女，將要給她丈夫底忠實的試驗，希望要一種禮物能脫盡一切底辛酸，她能否俯首被你夾在腿裏，壓在胸脯下，尙是個問題，即允許了，而隔壁那位長耳朵的長根嫂，又如何肯守着恬謔呢！非英卿去壯我胆不

可，非他去不可。

——祇要她擁在我底懷裏，怎樣的手段又關他作甚。

“英卿，請你和我同到茂隆去罷，我一個人心跳得太利害了。”

離開動身到茂隆前二小時。阿德這樣祈求着。

那末索性不要去，這樣的畏縮的。在你太煞風景了，在我太難受了！并且——長根嫂是有名的雌老虎，我犯不着。

結果，許了燒鴨和火腿，明天到城裏吃，今天先醉了二斤紹酒。

阿德在前，英卿在後，破着月色底銀輝，霎時間，進了茂隆底店門。

連店堂和寢室的弄是黝黑的，幸虧由射到桂香房裏的月光，疏散出映得泥地尙可略辨。推門時的微聲，早已按住桂香懸着的心。她裝作在夢中咳嗽一下，轉個側打着鼾聲。阿德那時的勁熱，像要

吞沒宇宙般。

“我橫豎沒有事。”

快到桂香底房門，英卿咬着他的耳朵說。

“好朋友，來這裏！”他拉住英卿的衣角。

房裏，模糊的，朝外是桂香底床，對面臥着桌子底黑影，其餘雜亂的傢伙移聚於一旁，使進口沒有什麼攔阻。

他於是摸到床前，帳子平平地垂着，和諧的鼾聲節拍地作着。月光影裏，她四肢開展，頭側向左，青色的被掩住她腰腹，他就想起只有美人蓮的綻放的姿態，有這樣嬌艷。他此時並沒有閒功夫鑑賞眼兒，嘴兒，以及其他，這些與那些。熱催迫他，力催迫他，於是開始放蕩了！

把左手按住她底口。

她似醒非醒輕輕地響了一聲。

“我是阿德，桂香姐，是我，不要怕……”

.....

這時，她算醒了，用臂纏着他底頸項，微帶呻吟的說：“哦，阿德，我的全身都被你所害了！”

“自然，我是感激你的，但你也該知道我想着你好苦呀，我……桂香”他抱得緊緊地。

“說得輕些，——嫂嫂在隔壁呢！”

“不妨的，我們只管說好了！”

英卿蹲在桌下，真感到看別人採到金鑛般的怪癢。他將怎樣呢，聽他倆親蜜地相噓着。幾回想出來，但出來又有什麼呢！他又想起和阿德相約的話。

“不論你怎樣，我始終不妨害你的。”

可是，出去，不是妨害他嗎？

他們繼續着在談，英卿終於緩緩地坐在床邊，帳子被壓得緊緊的。

——不得了，這是嫂嫂呢？——幾時來的。

當她摸着一個大肥的屁股時，有些吃驚的。

“快些到嫂嫂那邊去。”

她大聲地說，希望坐在外面底嫂嫂能體諒其苦衷。

——怕不是嫂嫂罷，那是英卿，但不好意思告訴她。

同時，他捨不得桂香，身體也疲憊了，即使是長根嫂的話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不要緊……”

“快些，到嫂嫂那邊去，我已夠了！”她用手推他。

“她喉音更大了，以為那是無容閉諱了！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嫂嫂，你到這裏來。”她待將帳子由後揭開。

“不要喊呀，是我叫來的朋友。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

而隔壁嫂嫂真底甦醒了。

“小姑，你今天在做什麼，這樣輾轉難眠地。”她起來，踱到桂香的房間。

大屁股消失了。

“還好到嫂嫂地方去。”推得更加厲害了。

不要急，裝作不知，我自然有法拊住她底口！”

同時，長根嫂携着燈來，漸紅的燈光使桂香的心，別別亂跳，她不知嫂嫂的追逼究含着何意，她也愛上了阿德嗎？爲將來幸福計，很甘願抑了醋意讓給她。若是，預備給桂香以難堪，這確不易，但桂香也和她拊個你死我活，結果，除非是同死和同活。她沒法痴坐床沿，甯神地把帳子塞住。

長根嫂尙留着餘地，坐在門邊馬桶上，含笑地說：

“小姑，怎的把東西都聚在那面呢，今晨還不是這樣的。”

“偶然高興，所以整理一下，嫂嫂，你平時不太醒的。”聲音有些顫慄。

“是的，可是，今夜偏醒了。你會做夢嗎，好像和人對話一般，且是哥哥妹妹底，不僅這幾句，還

有……房裏的卜的卜，不知嚮着什麼？你做了什麼的夢……”長根嫂的舌是這樣的利害。

“我自己倒不覺得，怕是夢罷。”把帳子塞得更緊。

“哈……”有些蹊蹺的笑。

默然地。片刻，長根嫂起來。

“小姑，借我一把扇子。”——踱過來。

“我也沒有的……”

“好說，明明在你床裡，我記得很真確的。”

“決，…決，…沒有的……”

一個要拉帳子，一個拼命的持着。

在互爭中，一個黑影離開茂隆的門。

“一定在床裏……”

“決……沒有……”

阿德很自然地並不張惶，從床上躍出，他和長根嫂點點頭，她們都愕然。這太出人意料的舉止。而阿德並不走，矜弱地向四周找尋一下。

“好的，阿德，你爲什麼在這裏。該知道小姑是沒出嫁的姑娘，你私混來將怎樣。不僅小姑的名譽，我們全家的名譽，都被你毀壞的。告訴娘娘後，小活猴，不是好玩的。”她真莊嚴極了，但眼睛帶俏地不息溜着阿德。

“噯，阿德冷笑了一聲。

“快和嫂嫂……”她對他說，一面想把嫂嫂推臥在自己床上。”

“阿德，你怎樣說！”態度溫惠不少。

“呸，老子底事，要你管嗎？……”阿德硬勁地說。

“說得好，我管不了你，誰管呀！”她發怒了。

“噯，誰個不曉，那個不知，你在寶壩和芳村姐的曖昧，還想瞞人嗎。我不怕你，只管去宣說，阿德是如何，如何，若是你說自己是清白的，我拿些證據給你看。算了，算了，自己是濁水，還說人家是濁的。……”

她臉漲得緋紅，<sub>1</sub>氣不接下氣地。

“拿證據來，當心你的巴掌。”

舉手欲擱阿德時，阿德已把她推了一下。她頓足亂罵，只急得桂香，苦苦地懇求她不要外洩。

“誰還理她……”他乘機一溜煙地逃了。可惜遺失了一件布衫。

事實鬧成極端，長根嫂誓盟非告訴她的娘娘不可。這並非出小姑的醜，實因阿德竊了人家的閨女，還這樣目中無人的造謠。

桂香流着清淚，她拉不住長根嫂。

### 三

海底阿各告訴阿德下列的話：

“長根嫂在家裏，乳名叫做苓雲。是金榮齋嘴的女兒。他在家開着燕子窩，所以，朋友，你想燕子窩能產出無瑕的皎潔的璧玉嗎，這是夢想。爲了增加其生意，給男人偷偷摸摸也是理所應當的。金榮齋且授意於她，給她不少機會，至於究竟她受過

多少男子底蹂躪，我不知道。不過，我只知一件，是芳村姐和她底事，那次，金榮瀟嘴不在家裏，她和她底從兄過着浪漫的生活。——是她的骨賤，是她底肉癢，不能當作被人引誘的。

朋友，芳村姐是男性具有女性的綽號，他愛裝飾，掠髮敷粉的忘不却正不亞於粥飯和衣裳。舉步如舞台上姑娘捧了一杯茶呈送於其主人前般。總之，他愛學女性，在我們稱女性化叫做“姐姐化，”于是，在韻翠的名字，——芳村下又加了“姐”字的金練鮑。芳村姐是瀟嘴的老主顧，每餐後，總徜徉於他的家裏的。一盞星星的燈光，在席子正中跳舞，鴉片煙管露着大瘤，睜着黑眼睛，千子挺直身軀，若他們來了，於是開始接吻，一縷縷的煙氣，漸浸透全室，下流底談話便開起，性發時，甲捏了蒼雲底腿，乙含了煙噴在她面前，她也面面顧到，像玩物般，實則真是玩物。——她特別青眼底是芳村姐，那位具有女性化的從兄。

我告訴你，那是癩嘴不在家裏的一天，芳村姐進來那也極平常的，陪着他是荅雲。

從鄰人的口中，初是各臥在一邊，煙燈閃閃地在中間。

後來，兩人眠在一處了，芳村姐，叫她教煙。

再則，互相打着罵着，是帶笑地。——誰也沒留意他們。

片刻，荅雲紅了臉向鄰人說：“請你們當我爸爸來時在外咳嗽了幾聲。因為芳村哥破例請我吃幾口鴉片，怕被爸爸見了要罵，所以預備閉着窗，閉了門吃！”

她小心地又接連重覆幾次。

進了門，果如所說，窗板着臉門直着軀體。

癩嘴回來了。鄰人咳嗽着，可是室中沒有什麼大動靜。

他從側門進去。

.....

一片責罵聲，從門縫裏窺探他們，芳村姐低着頭沒有話，蒼雲剛穿好褲子，含羞地拉着褲腰，還有一條褲子，擲在地上。燈火熄了，煙槍落在地上。瀉嘴氣喘地白着眼。

“不要臉的東西，怎樣連血族也亂了，該知是從姊和從妹，如何可以幹這件事……呸，男的也太不要臉，快走。”

而芳村姐捧着頭逃脫了，差不多有二星期不到這裏來。

朋友，你想這是如何一件事，你怕她作甚，若是說你壞話呢，不妨提出芳村姐三字，她是如坐針氈地不敢放肆了。她自己是這樣胡調的女子，還得有管轄其小姑的資格，不說，你也罷，說了，你不妨射她一枝穿心的利簇呀！……并且，不妨舉出是我說的，是阿各說的，我可以替你作證的，因為我是生性厭惡她的。

世界再沒有像她污穢的女子了！

朋友，你放胆子去，……有我在……”

#### 四

在路上，迴想着阿德真給她太難堪了！

——這次我非和他們鬥個勝負不可，但我和芳村的事怎樣知道的，他這樣胆大，預備要挾着我。但，這反使我不好意思，我本意大家混在一道兒，阿德又年青又強健。這樣的形勢是阿德追我的，我已退到無可再讓的地位了！又不好說，我也像小姑的愛你。啊，阿德笨貨，只爲吹牛，暗地還是繞大圈子的。現在：阿德有證據落在我手中，我呢，他僅能說說罷了。小姑似乎參透我的心，拚命要他到我這裏來，這樣就好了。誰知，那小活猴不知就裏，便逃去了。我無法下台，所以……，實則，我並不高興這樣遠迢迢的途徑。

“小姑，願不得你了。我要給阿德一些利害！”

她一路自語着。

夜是無掛慮的。腳下的草，在細語人間的趣劇，樹蔭張着臂，如巨人剛假臥的姿態。她匆匆地懷着滿腔的話，希望請月兒帶到天空去。

孔府橫在眼前了。她底娘娘在這裏做值生育月的。

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童開了門，看了她很覺怪異。

“什麼事……”

“有要事要看長根的娘。……”

他告訴她樓上左手第一間便是，她怕驚醒別人，舉止檢束的登了樓梯。室中點了一盞小洋燈，朝外一張大床帶了塵灰與時代枯站着。

“娘娘，……”喊的並不十分響亮。

沒有回答。走攏去。

撤開帳子。

一股冷水般澆着她底背。

她底娘娘正抱着佃工壁生有鬚鬚的面孔酣睡着。

## 濃 酒 與 淡 味

“酒樓是別有天地底！”——這句話也有些不錯，並且是知味者底話。

本輝和我整整有一年不相見了，雖然散亂底黑髮，方寬的額角，依舊是這樣浪漫。一時興來，對着杯兒各斟幾觴，在理是極平常底一件事。他是洪於酒量，我們曾接連二天，坐在房裏，喧囂地談着，恣情地唱笑着，嘴唇像潤着濃雨的紅杜鵑，花瓣一閃，一合地痴啼着。桌邊羅列底全是酒瓶，地上處

處疎嵌着寒兒的圓星，酒的餘瀝發着清香。這樣朋友實可說酒友，當然離不開酒，酒樓上的天地是我倆所需要的。至於酒樓，不瞞你說，很平凡的一所。薄松板把下部空氣和其他隔絕，但猜拳行令底聲波在希望能聽到的人數以外。幸虧客人眼珠終落杯中酒花的搖晃勝於安琪兒的舞蹈，一抬頭，天花板織滿蛛網絲，蠅蚊殘骸滿黏在網上。玻璃框枯站在壁間發氣，橈兒露着粗肥而染泥的大腿。堂倌的面孔無異於酒壺底撓嘴，一樣使人笑嘻嘻的。電燈白着大眼睛，牠偃着身材，也許在想着杯裏底滋味罷。

我倆各自捧着一把酒壺，——酒色是黃金的。

“你確乎有些兩樣了，輝，你是幸福，而現在更幸福啊！並不是笑話，宇宙所留給你底笑意，你已經得着了！”

我帶着半醉的目光，臉兒紅紅的，用慣講的姿態說。

以前我們本已說了不少底話，但都是絮叨的寒暄。他今日興趣不亞於我，嘴唇和杯兒常觸得很快。喉嚨咕咕地發着響，其實青年人是脫不了性的，性似乎吃飯時須饑着一般。我這句是蓄着取笑與戲謔，因為，他剛結了婚。更赤袒說，關於別人新婚第一夕的情形。值得我們底詢問，每個多具着特殊底風調。你不妨化了一夜，在亂峯淺草，嗅嗅每朵含着夜意底嬌花，有迥然的獨具的馥郁。而他，酒意也飛上眉梢，明知要逗着他的關於結婚的話。

“你說我是幸福，是否因我結了婚底話。……  
萍，朋友。”

一大杯黃酒灌進去底聲音，他擲了一隻空瓶。

“自然是的，這幸福是多麼顯現，只說了半句話，便恍然徹知別人所襯的。幽姑娘我是唔見過的，她家裏我也去過，她是溫柔能拊着你底心眼覺，又是婀娜淑靜得如池塘裏盛放底蓮花。我曾做

夢，我將來底愛人只要有十分之一，如她姑娘者便夠了！……現在，你結了婚，在未婚時早深深種下這樣底愛情，斟一杯罷，我不容再說下去，便幸福昏迷了！”

我提着酒杯，一面叫了茶房添些可口底雷波菜。

“哈！……”他笑一聲。

“老兄，怎樣，你守着告我底舊約嗎！幸福底回味，只許自己在夜闌人靜時嘗到，哦，我原是太愛鬧了！”

“不要這樣，萍，大家乾一壺罷，待我說！——”

“那末快些，我是生性不耐煩呢。”

“少擺臭架子罷！……老實說，結了婚一切索然了！她全身屬於我了，所有的期望都滿足了！似乎有些不逼切需要她。”他沈重地把杯兒放在桌上，一不留意，悉瀉在雲白的綢短衫上。

“哦！”他嘆了口氣。取出手帕拭着。

“呸！”我白着他一眼。“索然，誰信你，除非！——”

“除非怎樣，萍，你說究竟何如？我確乎有我底理由。”

我鼓着小圓桌，故意默然。茶房盯視了一眼，走了！

“輝，是嗎，或你倆在結婚以前，早早實行了同居之愛，所以結了婚底愛情這樣，未婚也是這樣。最初，對於結婚底夢太濃了，但後來，淡淡的，也不過是如此，所以覺得索然，但這些全是退千萬步底話，而你倆始終未退一步。”

我想用法套他出來，待他盡情吐露後，更進而給他以攻擊。

“萍，真的，不是我不肯告訴你底生活，實則未婚時底生活是值得想念眷愛底，我希望宇宙之轉輪把我運回去，但，宇宙，怎樣也不許了！萍，少女底純潔底牲底認識，是怎樣也不堪忘却的！萍，聽

這花一般，霧一般底舊跡，怕你再不願一聆婚後的一切了。——……”

又添了幾壺酒，并吩咐茶房沒有使喚時不要進來。

“好的，守約與否，待你說了……”我說。

於是他繼續說着。

“少女底嬌然底羞態是最可貴的，在我倆訂婚後一年，——是她十四歲，我十六歲時訂的。當我到她們家裏去，她總算還老練，並不怎樣躲避我。有次，被我挨着，擠着站在花壇邊，花的香風剛攢進鼻了時，她被挨得沒法，愧慚地說：

‘你算怎樣，我告訴媽媽了！’她假嗔地。

‘我問你一件事？’我握住她底手！

‘不要纏繞，你問什麼？’她帶着笑了！

‘你的 Mensis 有了沒有（那是我是說中文的，萍）’我底額支住她底額。

‘啊，——不曉得，她拚命掙扎着。

‘到底有嗎？快說！否則——’我握得更緊。

‘確乎沒有。’羞得她，

羞得眶裏白亮亮懸着淚鏈，她飛燕般走避了，自靜姊底口中，證明這些全是事實。

過了半年，我倆又相會了，她底處女紅更鮮翠欲滴般。近來瞥見我只是痴笑，出神地傾注着我。那時我猜透她開始知道性的奧秘，於是我問着她。

‘幽，你底 Mensis 來了嗎！’

‘唔……是的，還是二星期前底事……’她低垂着頭。

‘你對牠有些怕嗎？……’

‘誰怕，怕牠作甚？姊姊早告訴過我。’

‘你的性慾有嗎？’真可笑極了，這句話連自己也答不出。然她陡然地便答我說‘沒有，我沒有性慾。’

奇異底詢問，奇異底覆語。

閑時，我恆對她詳述少女青春時間的特徵和表現，擁着小孩子底聳抱，怕人家說起而又喜聞人家底話，徘徊於鏡前的自戀，和站在桌邊而嘗到快爽，以及其地，她駭惶，有次躊躇地僅問我真的有否背着她愛過胡調的女子。

‘也許有的，說不定！’我故意很鎮定地說。

‘你不愛我了。……’她霍地噉泣，是這樣的凄楚和酸澀。

銷聲的默立片刻，我湊鑿臉孔說：

‘妹，別哭了，我不過是句戲話，何必這樣呢！’

她不答，過了一息兒，抽咽地說：‘從誰處你知道這些。’

‘沒有誰。書本裏那樣說！……妹，收了淚罷。’

她赧然地反笑了？——於是我倆又言歸於好。”

——大盆的雀蝦變成殼，本輝的脛不自知地撐攙起來，跳到橈上，把酒杯擱在踝骨口，一口一

口地喝着。

“這所謂歡喜冤家罷，”我插了一句。

輝有否聽到我底話？——他依舊滔滔地吐着。

“因為懷疑我，我愈覺得她可愛，萍，我倆常常接吻，同時，嘴兒相觸的時間是這樣長。那趣劇底編造者，扮演着像玫瑰花開在松針裏的錯愕，我倆老是在書桌相對坐着，參禪般靜嗅身上一陣陣散飛的柔香。是的，她確乎有香，幽的姊姊和妹子借事離開了。這情境是可以想像出，我們用不着禁忌，用不着掩蔽。萍，靜聽，事情經過這幾步驟。

她悄悄立着，流盼周遭曾否藏別隻或別對的眼睛。

於是牡丹對天空展了瓣——嫩的花朵，她笑着對我。

一步，一步，移到寫字檯的狹邊。

‘你有什麼話向我說？’她依舊蕩着。

是我的左臂圍着她腰，或是她牽着我手結成

圈兒。

臉貼着是嫩的，我知道。

嘴兒，我也知道，她的身斜倚着我。

一分，二分，三分，時間是討厭的惡瘡。

差不多每次總是如此，看着她悄悄地來，幾乎、忍不住笑，女子是怯弱者，猶其是處女，如幽一般的。

更有味的，是那夜在銀灰底燈光下底事，室中恬諳的，僅有幽和我。本伴着我倆底有靜姊和宛妹，宛妹張着天真底嘴，如急湍的瀑布從危崖飛迸一般。我心田抑鬱，似亟需着和幽說什麼話，便拉着靜姊底耳朵說：

‘靜姊，請容許我和幽談一小時底話！’

‘誰阻止你倆密語呢！我又不是像石壁阻隔着，但其實，戲法越弄越巧，你倆的絮談給我和宛妹，稍聞亦不妨的！偏要如此如此，這樣這樣！好，讓你們，讓你們。’靜轉轉身，假怒地低說着。

‘什麼事？’宛妹尋着我問；‘又要鬧那種把戲！’

‘不要告訴她，好姊姊，世界上再沒有比你好的了！’我擡大喉音。

幽瞥了我和靜一眼，微微地含笑。并問：‘大家知道些。’

‘你要問自己的事，妹！’她滑稽地踱出房門。

五分鐘後。——聽呀，靜姊尖悠底口音。

‘宛妹，來，媽媽在喊着你呢？……’

宛活潑而爛漫底跳出去，於是這裏簡直無異於叢林流泉，日光透不過的綠蔭下。竹條兒舞着裙帶舞，一片片苗長的嫩葉，恰如裙帶的流蘇。小圓窗外的山崗，彷彿如活動的一幅西洋畫，模糊地在日光中抖擻。嘎噠地簌簌地，蟬鳴夾着風籟，風籟夾着蟬鳴。這時我擁着幽，她劉海疏散，手心熱得異常，全身軟柔得如一朵白棉，但棉花是沒有彈性的。不自覺地我枕着她的臂。

‘妹，你愛我嗎？……現在且離開婚約論。’我

出其不意地。

‘但我得先反問你一句，你究愛我嗎？……’

她吻了我頭一下。

‘自然我愛你才問你的，’

‘自然我也愛你才反問你的，輝，最親愛的！’

我倆抱得緊密有如同一繭內底雙蛾。相互的頸枕着頸。

‘但我不配愛你，我底家是如此貧乏，幽，將來結婚後你怕要後悔罷。’我試探她。

‘好說，這算什麼話，婚姻是人的問題，不是家對家底問題，我真實地愛你的人格，惟望你……’她把頭投到我胸懷。

由此——我倆偃着眠在床上。

無言底寂然太掃興了，我雙手撫摩我底髮鬚，正像父親慰籍她底愛子一般。她底愛如海棉含着溫水，又舒爽，又快愉。由髮鬚掠向眉眼，輕輕地學了黃鶯掠過柳頂的迅疾，但終究逃不過她的溼得

絨厚底嘴唇的咳了一口。更摸着，於她底頸項，那天，她羅衫袒着，領口又一個等邊三角形。我大胆地把手伸進去，且問着她：

‘不妨嗎？我摸進去了！’

‘不妨的！……’唔——唔，她含糊其詞地。

左乳房右乳房我都摸着，並非我愛說肉麻話，這有一種魔力，而且這是一種向心力，記得幼時曾終日玩着一座水晶的羅漢，愛不忍惜，一放手便感到無味和淡然，但二座乳房是二尊玉佛，我將愛得怎樣呢？我全身酥麻了！我全身醉迷了！手又如蛇蠕流進去，陷在兩乳房下的嫩肉……

正在這時，她底手也加在我身上了！照樣如我的蠕動。

發癢的，——當肌膚相觸時。

近乎我脊下，似乎要撫摸住我底脊毛。

——這茸茸的，又粗，又堅硬的脊毛，將使她如何地駭異，而於我也有些難為情的。

‘我倆大家不要摸罷，怪癢的，幽呀。’我要求她。

‘好的，我想也是如此。’兩隻手各退到自己的盤骨邊。

‘輝哥！幽妹！吃夜點心了，不要再鬼鬼祟祟了，靜姊在門外預前提醒我。’

輝稍稍息氣，我就逼着他說。

“那你也該告訴我，那夜，在榴鎮，你和幽，苑光降於掛滿了塵屑底古寺般的學校，輝，我是極體恤你的，故把偏僻處誰都望不見你們怎樣的一間寢室，這裏怕夠讓你倆吐談了，但，——那時談些什麼，輝，告訴我罷。”

他哈哈地大笑，不過沒說話。

“想比以前更有趣罷？所以你情不自禁地笑。”我站起。

“請坐，萍！那夜確實值得人留戀，我早已深深地感領你底安排，幽和苑臥在一床！我獨自偃睡正

中床，拚命地催宛先眠，幽只是對我癡笑眠了。夢終是披着牠底外套在窗外踱着。青蛙嚶嚶奏着期待曲，我清楚地，聞到幽輾轉的衣裳和蓆草相摩聲。而我，又和幽一般難眠時手兒終敲着板聲，并發着輕微底氣息。

不久，天呀，宛起了鼾聲。

‘怎的今夜我倆待了許久，誰亦不曾到夢鄉裏去。’轉身向着我說。在目光燈光交映下，我看着她更美豔了！

‘請到這裏來。’這計劃已想了六時。

我招招手。

她搖搖頭不作答的。

剛打着十一下。心跳得利害，我依舊繼續着。

‘來嗎，宛睡着了！不妨的。’

仍招着手。

不理她又搖搖頭。

愛情與怒氣，一齊如潮般湧起，好的我再要你

來一次，若再不來，前者必被後者鎮服了。

‘幽大胆些。’我半坐半臥地舉着手招。

‘啊。’她起來——終至穿着襯衣過來，坐在我床邊，掠着散髮。

‘眠罷。’我讓了半床給她，且拉了她手臂一下。她遂在我底懷抱中了。

‘我若沒有你，不知宇宙將變成怎樣呢？’她輕輕地說。

‘宛妹大概夜半不醒罷！雖然如此，但終有些不放心。

‘大概不醒的，怎的我到了這裏偏又胆小起來。’她用指劃着我的面龐。

‘你的全身屬於誰底。’我問她，腿纏着她底腿。

‘自然……’

‘怎的不說下去，自然什麼呢……’

‘自然是你的。——’

朋友，我赤裸地說，我願意丟撇所有自訂婚後敬守的童貞，今夜僅有底今夜，心似無涯扁舟中的蕩然，脈膊緊跳得如槌過底皮鼓。如果，我能把她整個吞食，也罷。可是，不能，但我只得祈請她。因為我此刻有比過去什麼更進底要求。

幾次想說，但又怕她生氣，最後：——

‘幽，我要！……幽，我要……’我出其不意地拉着她底衣。

‘輝不能這樣。’她狠命支持着。

‘幽僅僅的一次’我像小孩子般。

‘我只怕小孩，於我倆將來的名譽太難堪了！’她下意識地說。

‘不至於罷，！——初次’我說。

她似乎有些允意罷。但，朋友，宛醒了，幽嚇得木然。

‘宛醒了知道倒不好意思呢’只有兩人能聽見的聲音。

陡然，她走向自己床上，宛，也許知道。但小妮子假裝不聞翻身背向着外，發着繼續的鼻聲。一夜不會合過眼，但默思壓住了慾感。

次日，朋友，你不是問我嗎，‘輝你昨夜睡得很好嗎？’

‘啊，啊，蚊子叮得太凶厲了！’我和幽相對一笑。

‘那是對不起你倆了！’你說的。

反轉來我咬着幽底耳朵問，‘幽，宛總不妨罷。’

‘放心，爲了她底姊妹，決沒有向外宣說之理！’她笑着。

由以上種種，朋友，簡直是黃金般。結婚，這有何味，一切都是平凡，都是意料中的。宇宙是變化的，失却變化的宇宙將是一塊荒涼底土丘，萍，我現在沒有幸福，幸福是在結婚前。過去的扭扭捏捏地互愛着，但這便是愛底美麗……

朋友，你還要說什麼話。

“不論現在或過去底幸福，但你終究是被人澆  
頤的。”

我灑了一滿杯濃酒遞到他面前。

“怪淡的！”他說。

“自然，酒是敵不過愛底濃。”

半小時後！——

茶房在整理酒桌，二個人影顛動地在路上移。

還有，星星在天上睜着小眼睛。

淡的甜酒喝着，都怪苦  
和——三天，又是在一陸邊靜  
靜的，——這苦味，這苦味  
人，聽不到，這人，生，何，何  
都，都，都，這苦味的苦  
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  
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  
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  
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，苦

## 鬚鬚的鬼

她被稱為電報局底局長太太，已有一年了！

有時也曾驕矜，雖然如早晨的露珠一霎間便溜下毛茸茸的荷葉般。當四週的目光投給局長太太，於她底閃閃地的鑽戒，輕如蟬翼的衣裳，和唯一<sup>其</sup>著作<sup>其</sup>一命是聽的使喚時的僕傭的低應，到底有太太身價的姿態！由這些羨願中，她心中張着暫時的火燄。可是，一想到局長個僕的背部，連咳帶喘的喉音，硬頭顱像久浸融在深溪的石塊的滑潤，發抖底臂

膀，以及其他掩不脫的龍鍾狀態。那簡直是無數把的利鏃，爲了這傢伙，啊，只有自己知道的悲哀。

最最討厭的，是他的鬚鬚！——又勁，又粗，又多。

也許有人說這是可避免的憎惡，因爲她很多次覺得這鬚鬚並不怎樣擾人，像軟狼鼠毛刷輕微地掠過唇邊，在他老性勃發，如青年人擁着他愛人狂吻時。這有什麼，這有什麼，……不是，很多小姐姑娘們善用有鬚鬚般的海綿和天羅擦着嫩肌白膚嗎？不是，修容時誰都歡迎電氣磨面嗎？同時，剃頭匠是隨時有的，隨處喊得到的，叫他到家裏局裏都可以。若是太太厭怨局長的鬚鬚像鋼刺般，不妨命令他七日一大剃，三日一小剃，就每天也可的。況且安全剃刀處處風行，局長自然歡喜取媚他底太太，那末，每天劃出幾分鐘做專剃鬚鬚，也不是難事啊！

但，雖然這種的假說，似乎可使太太關於局長

的鬚鬚忘却了。——而太太終是不能放懷地，常是戟罵鬚鬚底作鬼。

哦。現在待我告訴你們一件事。這件事局長是茫然的，太太因此厭惡鬚鬚……

當太太未被稱為太太以前，她是以××女中畢業生在上海度着生活的，那是熟悉她的，都呼她純英姑娘，她沒有決定算作誰底太太，——不過她很緊切底預備着。無目的的希望，有時使她悵惘，流着清淚，這淚味是酸澀澀的，這淚是一個人孤彈的。

她實在比普通底女學生慧敏得多，她全不像她們，只知死捧着書本或是一針針地做着女紅，宇宙外的一切她們從來也不會夢到。夢是痛苦的，夢是不該的，夢是被咒詛的。新裝是變異了，翻得和以前迥乎兩樣，而她們還是袖管細細的，衣角方方的，褲腳短短的。男子的偉影在前面搖擺，便驟然泛起紅雲，不但紅上了面頰，並且紅遍了頭頸。汗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泌噴。不，一有男性的急語在

窗邊蕩，或有腳音從步梯上來，相反的去，便能被他人按得出心在跳躍。不幸，被一個異性阻在狹路，更甚的，他不識相粗魯地問：“密司，會客室在那裏？密司×在校嗎？”答語的囁嚅不容說，這使她們的脈膊整整緊張了一全日。夏娃曾被它誘惑，但男人的眼睛沒有毒蝎，他瞪視你，你不妨回他一笑。

純英姑娘自信毫無這種蠢氣，關於這，她是超類拔粹的。

因此，她和有錢和有兄弟的女同學要好，這種交友的兩元論——一方增加新裝束的智識，一方由男性中混糅而得的熱辣辣的佳趣。她底朋友多，但男的多於女的，這原是漂亮如她所當有的，我們也用不着替她擔憂，說什麼得罪這個并得罪那個。笑原是一劑清涼散，笑得緊時，一縷樂氣，直把熱氣消散。若果男人有縫可容許她鑽時，自然的，她帶着媚笑來？她面額是扁而圓的，敷上濃厚的鉛粉，恰如一個剝了皮的荸薺。靜默在她是仇人，終日如

賣葷者，邊走，邊喊，邊數錢，邊削，邊洗的忙碌。走路時有特殊的姿態，肚子一凸，屁股的擺動，而大腿也連接的，女子的美在乎大腿，而她更加上其他的美。

上海是她所讚揚的。——正如其他的漂亮姑一般。

是值得記念的一個晚上，——她被他醉迷於大東的一個房間裏。

剛從卡爾登出來，夏月的銀輝與電燈的炎光並射在地上，本來看了電影後，說了再會，便各自尋着路歸去。但她要求他陪送一程，并沿着馬霍路繞一個遠圈。她覺得有一個慘綠少年伴着她，似乎不辜負這幽閒的夜了！同時，今夜不至於有失却什麼似的悲哀罷。況且，志遠，比她年青，F大學的畢業生，才學都很好的青年。路旁的榆樹機械地奏着風籟，汽車駛過去多是載着對對底情侶，而那種相偎依的嬌嗔狀態給人以難堪。

——汽車疾馳時，男性的粗臂擁住姑娘們時多麼底快感呀，又酥美，又熱烈，又戀念的！

她這樣想，她這時正需要一條肥的，有節的粗臂吧。

“遠，你能知道穿陷我倆眼簾的，有幾多對底情人，她們真是幸福者，這樣的天，這樣的夜，這樣的相愛！”她作了一個媚眼。

“這是數不清楚的，誰高興做這種討厭工作。”

他頗不措意答，因為她要繞個圈子，所以才跟着她走。

“那末，簡單些罷，我倆在他們目光中，是怎樣關係的一個人物！”她挨近些，靜悄悄凝視着他，并挽了他底臂。

“唔……”他畧領其盛意了！

“說罷！…別裝癡呆了！”她更湊近一些說。

“請不要生氣，在他們底目光中，第一種當我們是夫妻。次之，是愛人，再次便是朋友了！……這

是通念，異性伴着異性走，終是帶着嫌疑的。其實，充其量，也不過，但究竟怎樣？我不知道，你以為何如？純英女士！”他很俏皮地，并偷看她有否臉紅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她故意裝作不聞，用手數着人行道的綠樹。但含笑の嘴唇難掩蔽脊骨裏襯着底一顆心。

今夜他倆底會晤，是第三次了！

第一次，——邂逅於女友×女士底家裏。

第二次，——是在明月音樂會，直談到天空睡滿了星星底小眼睛。

她今天，最初由南京路上的互談她請求他陪着到先施去購物，結果化了遠十塊錢，在卡爾登看了電影，才在這裏徘徊。

“你徵求我底答語，而自己却不加答，別這樣欺負人了！”他微笑。

“噫——”肉和肉相接的拍打聲，是她槌了他一拳。

“啊，真是難哉，其置答也！純英女士，你要我答的。……”

“誰叫你這樣答！遠，我的……”以下很含糊地，只有她自己能知道。愈含糊她底肩愈佷貼得近了！

“……”他找不出適當的答覆。——寂然。

“算了罷，待我問你，遠，你和 × 姑娘怎樣呢？還愛她嗎？”她腰肢輕輕地灣着，滿溢着都市姑娘底窈窕。

“啊，這你怎樣知道的，× 姑娘不認識你并且我連 × 姑娘名字，亦未嘗一說及，倒有些奇異了！”他驚惶地。

“你底事我怎樣不明瞭呢！該知，遠，我是多麼留意你呀！”她得意地仰着頭對浮雲睨了一眼。

“謝，謝，消息底走漏怕只有 × 女士罷。”

“不是，她絲毫沒有告訴我。遠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。”

——愚笨的男子，怯弱的男子。該勇敢些。

“我和她雖有許多年底歷史，但不過是朋友罷了，夠不上什麼愛人，更夠不上什麼關係。”

每個男子在有人問她和某女性底關係，開始老是推得和晶瑩的溪水般清，甯可，片刻後，再承認自己是說了謊，并把過去全盤的痕跡，詳述起來，却未可知的。——志遠，自然逃不出例外。

“聽說，……聽說……”她欲吐又止地！

“聽說什麼？……”因為她的面龐側得太利害，偶然間相黏了！

“沒有什麼？”

“啊，……我本來對她早已很懷疑地！”他嘆了口氣。

“我可以告訴你，但你須得發誓不宣揚開去，免得使X姑娘難堪，她愛上了F先生，那晨，她和他攜着手從大東出來，……後來，據人說，在一品香也碰見幾次。”她說得栩栩如生的。“你還愛着她

罷，X姑娘，好的呢！

“呸，誰愛她，這賤貨，她完全丟撇我了！”

“你確乎是一個又磊落，又偉巍底男子，我欽佩你，她不愛你有什麼，找一個便是了！別悲哀了，”她拍拍他底背。

“天暗得這樣可怕，純英女士，你……”他低聲地。

“是的，我怕，費你底神，請陪着我回去！”

“……好的，但，靜安寺的尊府！”

“不，不，大東！”她急迅地說。

“大東嗎！”夜色中他目光灼灼的。

“是的，大東，因為還有幾個女朋友相約！”她忙辯正。

於是，他倆向着大東，宛如一對夫婦，誰都這樣想。

大東的一間房間，電纜映着雪白的綠褥，羅帳，聖壁，變成整塊底肉色。原是迷人的魔窟，遠顯然

更美了，瘦長的面孔，正如白藕剛削去污皮的嫩潤白晳，如果真的是白藕，則用不着齒咀嚼，便能一片片地碎在你底舌上。兩顆眼珠如旨酒在瑪瑙杯裏光艷發閃。她曾用海來象徵他底偉大，但覺得海不及他，亦曾用水流來表示他談話的流暢，但感着太平淡了！她醉迷了！她不自禁地形骸放蕩了！她脫下旗袍，只賸下緋色的襯衫，乳房的尖頂一聳一聳地，如菱草的梢頭浮在淺灘中，時時擠破水花。她故意地跳躍着，因為不是這樣，她按不住她底心。他們上下古今，海闊天空的談着。

“再待半小時罷，過了，她們是不來了，她們不來，決讓你去，遠，”他去了，她這樣底纏着他。

後來，她開了幾瓶啤酒，儘量地飲。他經不起她底灌勸，也一杯一杯地飲下去！

“今夜是多麼底難得，遠，喝罷，遠，喝罷！”

酒使她的臉紅，熱使她的臉紅。

她醉了，是真底醉，或假底醉，可是我不知道。

胸膛袒露着，肉色肉味和肉香撲着他，也略有些被催眠了。

竟至於，他底頭枕在她底膝上。

“半小時罷！她們總不來了，請讓我走！”他覺得似乎不好意思對她再放蕩下去。

“遠，遠，她們決不來了！你，你……”她擁着他

“純英女士。請放手，你酒醉得太利害了！”他握着她底手。

“遠，我怕……”

全身熱得如沸水一般。

“純英女士……”他尚有自己底力。

“深夜底孤單令我發抖，非你，遠，我失却一切了！”

她痛哭，哭得這樣的淒楚和沮喪，自己底手帕，遠的手帕，都濕了！

淚鎖服男子底心。

她把全身的幽祕獻給他。——結果，博得一

夜底狂浪。

從此，他離開她了，大概和X姑娘結婚罷，結果她希望這夢境的繼續，但頻頻函詢，僅由志遠傳得下列的幾句話。

“過去的罪辜是應分担的，但我該承受其大部。我現在不能愛你，正如你現在不肯嫁給有鬚鬚的老頭兒一般。”

誰知，她嫁給局長，而局長是有鬚鬚的！

於是，她厭惡鬚鬚。——更厭惡局長的鬚鬚。

## 紫瓊與嫩卿

一

怕要病了。

手臂和大腿軟垂得恰恰如跑了萬米，喘了一番悶氣後的幾分鐘一般。酸楚伏在肌肉下，衣裳的摩擦，左手碰着右手，右手觸着左臂，一縷縷的麻開，由小毛孔泌到全身。摸摸背，手，顯然異樣冷，反面是，頭竟然異樣炙熱。太陽穴下的脈膊，也許有心理鬼，很像的，雖不大利害，跳着……頗起勁的。一

——真是倒運的話，生病亦該揀一個黃道吉日，昨夜曾發誓，今天無論怎樣要事，那本莫氏的小說，頭可斷，書不可不讀完呢。這天延挨到那天，那天又延挨到後天，一天天下去，太陽想對我狂笑快斷了腸，小說依舊寧靜地眠在書架裏，塵屑無聲的稍厚了一層。昨夜爲了這件事，說來羞愧，呆了許久，覺得連如此渺小的顏唐，用盡了理智還置不倒，將來更談什麼革命，奮鬥，現在只有自己騙自己，和自己摺自己巴掌……終于，決定，今天是破釜沉舟的時候，不料，天呀！像是要生病了。……而莫氏的小說呢，讓牠直睡到我移進墳墓裏爲止嗎？

一想到病，病就輕輕地站在我背後，本來好好的端坐在方檯上，下面鋪了一條棉褥，皮膚的虛寒晃搖出心的懶與淡！桌子是乏味的。金邊的冊子，討厭的。猶其是窗外過路人的眼睛，烏溜溜的被黑吞去了白，一翻一翻怪醜態的。

——我梁閒話，消些鬱氣罷，生病時讀書，不

是玩意兒啊，是的，的確要死呢，以前死了到還任便我，現在，可是，在幾日以後的我，和嫩卿訂婚後的我，我該因她而活，想到不吉的“死，”簡直在咒詛她呀！她病了，或者因我病也未可知，“她孱弱得握筆惟有顫顫，”茵姊的信中這樣說。

預備到樓上找樑，樑推開門，我正拉開着：剛剛撲個滿懷，同時，他踏了我一脚。

“樑，好，你好，看，脚被你踏腐了，啊呀！”

“不要玩了，賚在我房裏待着你，渴望見你呢！”

梁說話老是繃着眉和頰。

“賡嗎，難得！難得！”無上的救星光降了，巴望有人來同我鬼混，賡實是頗有趣的一個人。客歲，因為政局的紛擾，我離開黎明大學，到鎮海的鄉間飛雲小學，以孩氣十足，自己管不了自己的，叫我硬扮了冷面孔，怒眼，拿着教方或白籐，忽拉忽拉地去呵斥比活猴稍稍聽話的兒童！駱駝軋在針眼裏，其難受諒這樣罷。幸而逢到賡，滿口是笑話，不

但用不着傾聽他的話，瞥見他的尊容已夠笑了。

和廣談了許久的天，瞎笑了幾陣，略漲上些倦意，睡眠實在又不好意思。

——下午待廣離開黎明，馬上便趨到我窩，睜了牠一個仰天大覺……明天又是生龍活虎了。

廣說我雖是身材長了些，但長得搖搖擺擺像番石榴要倒的樣子。面額消瘦了，顴骨突出了，目眶略陷了，當我逼着廣說，我究竟怎麼樣兒的消瘦。廣當然沒有惡意，我自己更明瞭我真的瘦了！廣殷勤地勸我別用功如此利害，身體要緊呢！

茶房說我又有客人來了！

怎樣也料不到的，紫瓔的哥哥出乎驟然的光降，他是在奉化，不過幾天以前，他還寫信告訴我說“我忙得連撒尿的工夫都沒有，歸家想是這樣想，怕僅是想想罷。”有些奇怪，我倆相隔不過一月，像是已不知不覺過了很長很長的歲月！

“尋覓得你快要死了！這面是中學部，說沒有

你，那面說有是有的，但這位教授剛才掣了皮袋歸去，我想，怎的，你七十二變，一變而為教授嗎？不，決不，最後尋到這裏宿舍，媽呀，才尋着了！”

錦堂紅漲了雙額，一把把拭着汗，指着我帶喘急促地說。

“怪你不得的，因為本校有一位教授，和我音全同而字全不同的，……咄，你看我沒有資格做嗎？別太蔑視了人，墨魚也為噴三口烏，死蟹也能吹三口沫，別小覷了人。……現在罰你到樑的房間一坐。”我用俏皮話迎接他！

“失敬，失敬，大學教授。……”

樑，麋，錦堂，是早已認識的，用不着介紹。

錦堂本是個健談者，他滔滔地述說奉化雪竇寺的風景：山路遮滿了古藤，千丈巖的峭峻，瀑布把崖石削成尖筆，終日敲大鼓般的激響，如果在上面拋了一塊大石，至少，須經過五分鐘，才聽到水花的濺聲！龍潭的幽寒，盛夏時，龍潭裏是非穿棉

衣不可，沙堆像天上的星顆，假使沙堆也能閃爍地發光的話。小溪的水，滑潤了流沙，岸邊可以握馬鞭子，其節又緊又細。若是坐在岸邊，閒時可以用腳捧起鵝卵石，毫無損污，傷痕，及新的傷痕。雲埋在脚邊，田臥在望不見的眼角。閒時，不妨清晨起來，奔向妙高臺上，你可以用力把太陽從朝霧裏挖出來，用大梳把滿山的松針，編成髮辮。柏樹見你點首，山風因你所禱，多麼美妙呀！更進到溪口，漣漣的縹波，一蕩一蕩地蕩出了稀疏的村莊，圓石堆砌成的矮屋，古銅色的屋脊！黃瓜葉掛滿了各家的土牆上，或者一到夏末，水面常有爛漫的小孩子，俯伏着打球；黃牛拖着粵索，涉過淺灘，有幾隻還騎了牧童，最奇趣的，是專設的竹筏，掠着水波！

開飯的時候了，我把菜肴齊搬進房中，樑的桌子拼了同房 F君的寫字檯，鋪了雙層報子，權作白檯布。添臧兩盆炒蛋，并請卓別靈式的庸，和愛戴紅滴子帽的子做陪，歡笑與筷子一般的忙碌，我

們又打了幾兩燒酒。錦堂捧着一大杯，含笑地殷詢黎明的生活！于痴諦着庸只是發呆，廣靜默着。

“白先生，你又來一個客人！”茶房推開門進來。

“吓！在外面嗎？……我去看！”

“老白，你每天有這樣的客人，便好了……”庸乾了一杯。

——也許是紫瓔罷，……我昏極了，錦堂處不會問個詳盡。……此外還有誰。

“男呢？女呢？……”

“女的！……”

果然，是紫瓔，她的姿態有些急匆，兩額間變得塊塊地發紅，髮鬚被風吹散披在額前。她側首的注視了我一眼！

“尋你好苦呀，哥哥在這裏嗎？……”

“對不起！外面冷得利害嗎？錦堂剛在吃飯，裏面坐坐，啊，你怎樣來的，黃包車嗎？”

我讓她躡在前邊，我比平時更謹慎，更小心

翼翼地。

“黃包車來的！”

紫瓔，庸，于，等都相互介紹過，她因為他到工大中學時，正在朋友處談天，他留了一張字條在工大，驚愕與切望逼着她到黎明，車還待在籬笆外。我連忙拔腳替她去繳車費，誰知她死命不放，我，最後，拗不過她，她自己付了車資。

加了一人，自然再增些喧囂，她兄妹倆悠悠地探討家情！

庸盯了她一眼。

“紫瓔女士，是你吧，前星期六說有女客來找我。”我感這時是不該再舉寂靜了，……猶其對她，包涵着無限大不該底理由！

“是我，是我！不僅前星期六一次，大概有三次了，總是沒有一次邂逅你！”她顯然不高興。

庸盯了我一眼。

因為上海住着幾位兄長，說沒事，實在有事；

有事，雖毫不重要，但却捨棄不得！……害你每趟來總撲個空。……’

樑深悉我的內幕，庸，于却目光雙劍般指射我。

——他們總想，閻這次不能躲匿了。事實如此，她望你三趟了。不是，……什麼？

席間，她僅吃了半碗稀飯，像怪難燕，患胃痛的！勸着她，勸着她，依舊沒有添。這很撞起我心田中的不安。但口生在她鼻下，胃懸在她胸膛裏，叫我怎樣呢？

頭怕是何人，任意談諧地取笑她和我，他們是無心的。——可是，我還有力，把歎灰吞下肚皮裏，她呢？我不知道，上帝捏成人形時，有否把清淚流向心窩的力賜給她呀！

## 二

邂逅她是上半年的事，——通信也是這樣的。爲了國事的蝴蝶，風聲鶴唳，母親聽了惟有發

顛，她怕黎明離上海太近，竟憑空掉了炮彈，或是閒着到閘北徘徊，冲撞了丘八爺，把我當歹人捉了去，所以去年我輟了學，且允許到飛雲小學擔任些教務。

最初，我高興極了，可是，一到了飛雲，我……

飛雲的生活是怎樣的，請看我日記的一頁：

“古寺般的飛雲，塞滿了蔓草荒烟的蕭景。白灰色的柱棟，怕就要傾頽下來，薄板拼成的矮門，迎着秋風，不自然地呶啞地歌搖，越顯出鄉土的特具影像。校園散滿敲碎的石片，這裏，那裏，泥沙蹲在有罅隙的階沿上，老雞娘，大概廚房畜着，以備不速之客呀！——擺着短頸，忙得不休。梧桐的裸枝，癡站園中，若是把枯紅了的桐葉，隨意地一掃，至少，可以塑一座葉塚！蒼老凄慘，除這四字外，沒有什麼再在搥我心。

我竟撲向這孕飽寞寥的窩裏。

登樓，眼淚洒向窗外的草坪，鑽進萎蘼的衰草

叢。稻穗，冷冷的擁着潑泣；田腔更哭傷了臉；你看，行行的多是啼痕。遠處海灘上的澎湃聲，隱約可辨，與雲塊相混連是亂山，無語的，龐大的，黃禿的。——最使人怕，或伏在山的肩膀，或山的腳邊；左，右，前，後，更令人悵然。又在校門外數步，剛是堆了腐骨的小丘，露天棺木，至少在十五隻以上，經過長期的雨打日曬，霜壓雪蝕，已變了白色。髑髏像要立撞破棺蓋，在地上打滾咬人。校的周遭，繞着石磴，牠們嚙地排列着！有一個，其上滋生着一枝孱軟的向四面張翼的柳條，或是 Prometheus 把人們被火焚燼的心兒，棄在這裏，於是，青苔從心尖爬到心柄，給他籠罩成一襲蘋果綠的大禮服。矮屋，很能數得出的，很稀疏的白墻都快剝盡了！驕矜的，惟有竹籬，結着隊，挺着胸，圍住着灰黑動物在蠕動的餘地，猶其是黃牛。屋旁貯着三四處低窪的污水，在他們還以為是清瑩的池沼，淘米，汲水，灌溉，洗衣，濯足，一切全需要牠，終于沒

頭沒腦的浸滿了爛草，一攪動，大概就是積淤翻上來望望你。這些，反是有引誘的軟性，看！埠頭，上級，下級，跌坐了不少的姑娘，和筋肉極豐美的少婦呢！笑語聲，啊，初次嘗到 Nostalgia 的酸溜溜的滋味者，怎樣掛住自己的心鐘呢？從走進這裏，自到寫日記時，不曾擡頭凝視過天，固然，天有什麼，但我覺得我預知，天不能賞贈無垠的笑容。怕，……沮喪的哭臉，即使不是，陰森，佈恐，幽黝，夠鋒利了，透過七重鋼甲的箭。

心鐘啊，覆在僻靜的孤槩上的心鐘啊！

坐在檯上，蛸簾的細網織在桌邊，有蠖蟲的遺骸轉懸那牆角。我的桌子，用松板釘成退了漆的佛前桌，同時，一張和尚吃齋的狹長破桌，算是和振德先生拼用的。跛足的太師椅，缺了邊的瓷痰瓶，已穿了灰塵的袍套。蛀蟲做大本營的面架，這便是芝蘭之室的點綴品。門外，扶梯曲折地盤上來，攀登時，像要陷向黑暗的窰窖裏，嗅嗅難得嗅到的

芬郁！——確實可稱爲一般奇味，又窒悶，又如藏在箱底的雲裳，三四十年來誰也不曾瞻仰過，幸運啊！今朝允許我一嗅了！又如霉麪包漬在溝洫，真是難得！

——我竟然流浪到這裏來了！黎明與飛雲，啊，不堪提起，把我面頰的模型畫在紙上，今朝是如此，一月後，半載後，天啊！不知要消瘦成什麼樣兒。今天是踏上悲哀路程的開始，苦酒是永久掛在我紅唇。簡直是墓，你聽，冷酷的風聲，床是大墓中的小墓，天籟是首最美妙的送葬曲。

——“南朝千古傷心事，還唱後庭花。舊時王樹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。恍然一夢天姿勝，猶宮鬢堆鴉。江州司馬青衫淚濕，同是天涯。”

心中暗吟着，愁恨似淡了些。

經過幾聲的‘尊姓大名，’我認識他們了！振德先生，是清時末次秀才，鬚髮已斑白了，光頭且長，從他慢慢地續綴地料理這件那件，很顯出歷盡險

阻的態度。育才先生，身材極頹頹，說起他和我同年，但月份却是我大了三月。許是不錯罷！他涵蓄的稚氣，同我不相上下！他的步，是裝出來的莊嚴和靜肅，惜不論如何，好動的跳躍怎樣也掩遮不住。介人先生呢，是凹腦袋矮身材，言語表達時，對什麼人都能透出溫熱。最後，勵民先生，我們的校長，穿了藍灰色的湖縐棉袍，有些駝背，架着眼鏡，嘴邊無形中塗着黑圈，他倒還客氣，談論中常帶着滑稽的俏皮話。

“閻卿先生，這裏的規例，洋燈是教員自備的。”振德先生很懇勤的關照我。

“哦，自己備的嗎！那麼，我叫人去買罷。”我驚愕說。

——永想不到，而偏到了的有趣的一幕。

燈叫寄宿生去買，只是沒有油，依舊在暗中摸索，瞧着燈嘆息，——內部亦有些憑弔自己的成份。

因為沒有油，和疲憊故，我飯後即拉開被頭，噫的一聲，抱着被睡了。

以下是早晨起來補記的。

不睡症是流浪人應有的美質，睡在陌生房的陌生入羣中，思緒怎樣也壓抑不下，其實，完全不必壓，牠是無韁的馬不用說，理知的韁，絆不牢一根毫毛，他奔馳着要追着月亮，太陽與星辰。

——明知，我是僞懦怯者，但我期望做一個勇士，勇士等于太陽，太陽出來，正像勇士欣然奔路，不過，無論如何，人不該怕人們唾罵，怕人們嘲譏的。拆讀萍報告決意要我到飛雲的信，不幸，剛受了寒氣，母親躊躇地不能決，蘊着不願我別離她，到舉目無親的村郊來消度時日，實則，留在家，天天伴着她，她又替我的無寥而憂鬱焦急。微颺在室內徘徊，鬚着門帘，如蕩韁般的忽來忽去，恬靜的站立許久。我說：“母親，萍已替我允許他們，去，自然不容說，不去，也得去，我們不能使萍難

堪，猶疑，早沒有餘地了。”……“你要去，只要讓你去，怕舊病初愈，你……支……”母親說時，喉音極低，極低，差不多從來不曾這樣低。

今夜回憶着，餘淚簌簌的，三日前，母親低低地說。……怎樣的酸辛，不忍重提。

——動身了，黃包車等在對戶的空場，母親和蓮姊直送來，更顯出這別的性质是縣長的，遼遠的。“閨兒，自己小心，到後即寫信來，俾我可以安心。”母親說。

——我該說什麼！我該把心的大理石鐫刻成母親一般，如此再不逃去了。永久充物着流浪人的心裏，不被別的假面具的愛所沖塌，可是不能，我單說：“母親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

——晨的宇宙，和晚的宇宙，迥然二樣，悶極了。

桐葉滿地，隨風狂移，擦着什物，便發生颯颯的哀響。

——我自己說不盡的羞慙，惶恐，過去的雄心和高談，那裏去了，逝向花殘，樹毀，山崩，水涸，又窮鄉，又僻隅的飛雲。此後，自苦橄欖詛嚙出的東西，我盟誓，我的心，那個都不許嘔吐，苦味中也許讓着甜蜜，正像八跡罕到的沙灘，竟沉着金粒。

朦朧的，左瞳携着右瞳去跳舞，……我幸而什麼全不見，什麼全不聞全不覺了。

飛雲的生活，處處只有痛苦與難堪，要想談句舒暢的心話處，提着燈也找不到的。我過去的放懷，壓成幽默，狂奔變做廝守。他們是愛賭，愛抽大煙，愛談無聊的寒暄，可是，我呢，孤老頭一般。他們能從星期六打麻雀一直到星期一的早晨，神昏顛倒地胡亂的上幾分鐘課，便避入寢室拉開被打濃酣是常事！能對了煙燈，讓小孩子們爭罵，校中鬧得天翻地覆鬼哭人號，一些不顧。能半夜三更，奔到菜田裏拔了菜來煮點心。能在淡月疎照時，跑到一個離校不遠的蕩女家，窗口外伏着去窺探。……我

大概隔了二三十天便回家，一次因為我真看不透他們的心懷。餘閒的光陰無異於惡魔手中奪下來的生命。什麼教育，什麼教授法，差不多一絲也不用想到的。

——這樣的學校教育，這樣幼年時的影像，中國還有何說，若是全國都是這樣。不必待五十年，三十年，十年以後，他們所贈給於中國怕已夠了罷！

這時，錦堂常有來，他是在飛雲的校董，很熱心教育的王君家中請館，青年的耿直，使我倆互相吸引住了。他說我是：“不隨俗浮沉的。”我說他是：“永不信世界應該有躲避的一件事。”

次年，因種種關係，我依舊在飛雲。

### 三

在異調的飛雲中，我竟找到一些同情，錦堂次年也搬進這裏了，……真是可欣愉的事呀！

爲了他，我差不多總遲睡，我倆東南西北，海

闊天空的說着這個那個，他時時哀嘆他的身世，啜泣他的命運，有時罵天，有時恨人，我勸慰他，囑他不要灰心，努力是柄利刃，牠能砍斫斷一切底羅網。

是燈光黯暗，窗外雨聲淅瀝地如小姑娘底嬌哭。他含着淚告訴我，他一生的遭逢。

“閔：你是最幸福的人了！我從來不知道家，此生也罷了。你知道罷，我有父親，母親，一個姊姊，和二個妹妹，和現在的妻。啊，閔，天竟賜給我這樣的父親，他生着什麼心，我剗不出來，怎猜得透呢？金錢是他的生命，兒子女兒比不上金錢。只要有錢，他喜了，否則，吃他一次飯也是白眼；不是我在毀謗父親，天呀！他是……。母親剛在四年前逝了，一切全是做兒子的料理，這是當然，那年恰是五十歲，上了年紀的人了，要氣喘，搥背，敲腿骨，但是，在某村偷了裁縫的老婆，被村人幾乎連性命也送却。又在蘇州過着浪漫的生活，害得下部全是梅毒，拼命催我寄錢給他作醫金，還說：‘一切都是你

使我這樣的，做兒子應該知道父親底心情底需要，覓個洽意的姑娘。你想，你父親現在還這樣康健，正是享福的時候，所以梅毒的醫金該由你擔負，否則，你當來蘇地服待我。’閻呀！我的地位多麼難，他曾給我擇婚一個標準，說：一，要是個處女。二，要識字的！若是同他做媒的腳不大，硬罵。可憐，‘瞎眼的畜生，這樣的怪形腳我死亦不要的！’若是時髦些，我又該受責了，‘瞎眼的，我贍養不起！我贍養不起！’最後，終算找到現在的母親了，又強要貼貼十元一月的規金。這也罷了，當我和妻訂婚時，（這在我父親娶母親以前）是勵民先生介紹的，可是一次，我把全盤的經過告訴他；結果，惟引得他閻一閻眼說：‘我不關，’後來，雖結婚僅有十天了，而我仍是赤手空拳，除了這一百零幾鎊重的屍骸外。幾番同勵民先生疏通，幾番要求他說項，但是最簡單的費用又如何呢？……最後，承王君的厚意，借給我一筆款子，我得暫時糊過了，內部，廚，

種，床，椅，房子，全是向嬌嬌借得的。

三日後，他說我不該娶這樣的一個女子，說我不聽他的話，終是指桑罵槐。……我忍着，忍着，現在，……不會同他口角過，自想足夠略盡兒子的本職了。

青姊，她像綿羊的柔弱，而宇宙給她的幸福，竟是如此。姊夫是在日本營商的，青姊十九歲嫁了他，一直便跟着他在外的；最初，是兩情繾綣，時常寄信來，寄物來。後來，他跟着浪人遊蕩，成日在外面闖禍，看家中同地獄一般；勸勸他，罵，打，……變成常事。哦！這樣悲慘的生活，想起不自覺地令人打寒噤，而他的惡計還要凶厲。是在青姊懷孕的時候，他依舊蠻行着，并叫人寫了一張伏辯，說青姊和在英經商的某人有私，強迫的令他下了押。青姊生了個女孩，不久患病死了；他，又說是青姊窒悶死了，當然免不了老套的動作！……雖然，我們知道青姊苦痛的辛酸的消息；但閨呀，怎樣呢？遠

迢迢的海的別岸，他又托庇於日人，眼巴巴地沒法可想。正月時，青姊和他因要事回來了，這是難得的機會，第二次怎樣也難碰着的。……除非他沒有人性，除非他從不知道兄弟姊妹的情愛，我不禁跳躍，我摩拳擦掌，預備替青姊決個死活。我先問父親，看他作什麼主張，他訕嘲地說：‘你又要自尋煩惱了，管他做甚，我不關。’……‘這是做父親應說的話嗎？’我幾乎出口了。

我決意爲青姊爭人格，我決意把他從虎口中奪回來，自己的創傷用不及眷念，不惜東西懇祈，……便離婚了，且拿到若干贍養費。但此後她的生活，復擔在我可憐者的肩上，我不怨誰，我只恨宇宙與命運。……

至於紫妹與苓妹，苓妹已訂了婚，算了。只是紫妹，我常掛念着，智慧，害她痛苦，珍重，使她猶疑，在父親，是不關阿狗也好，阿貓也好，女兒大了，留在家裏多麼討厭，多麼不生產，多麼消費，一

配給人，什麼皆了！嫁後又如何，誰管她！但，閔，我是始終代她反抗的，紫自己覺得終身大事，非草草可料。儀式簡單爲近世的潮流，愛情的深湛亦同樣的，三月以前吧，我氣極了，父親握着拳頭狠命的罵紫妹，說她：‘只坐着像小姐般吃，穿，玩，事情一些不肯做，煮飯怕沾污了手，洗衣怕濺濕了身，這樣的女兒，一個不出嫁，一個出了又回來。——叫我如何辦法呀！’結果，全室是痛哭聲，父親却不知罵了後，到那裏逛去了。

有時，想念死，但似乎太消極了，奈何。”

我不禁灑了幾滴同情淚，慰藉恐反使他心痛，但痴對着將更乏味……與飲泣。

“錦堂，不要悲哀，各人都有心中難告的澀味。正未必亞於你呢！先勞其心，是幸福的；誰也難料明日便是走向墳冢的開始。你父親也許刺激太深，變成這樣的怪脾氣。”

後來，他問我有否家庭的重任。

“我呀，這重任幸還不會挑上，因為連訂婚也未。”

“你將來對於結婚儀式怎樣？”

“啊，說起儀式，最好用不着牠，只要雙方愛情達到成熟，兩人宣布各承認爲對方的永久伴侶，便可以同居了。……舊式固然煩瑣，新式也何嘗不這樣呀，我希望根本的改革。”

他似凝思了許久。

“閏，對極了，我將來把紫妹許給人時，也是極單純的。結婚是人和人的問題，不是家和家的問題，亦不是嫁粧，和房內用具的問題。……不過，大多數都被金錢迷住了。”

勵民先生愛談閒話，而不顧事的，交際又多，校內的措置，全是錦堂和我主持的。他差不多每一件事都同我商量。同事們因此笑謔我不久就要變成他的妹夫，我只有微笑地讓他們瞎說，明知還不至有這件事，一爭辯，反使校外也知道了。

不料，錦堂忽對我說，在一個星期六下午，校中只有我倆。

“閨，我對你說，如果你馬馬虎虎容受的話，紫妹許給你好嗎？你是非常願意。”

“錦堂，太早太早！我現在尙談不到，經濟問題不解決，戀愛是沒意味底。”

“這樣的生活，頗可解決了！你的年齡，亦該是時候；……我了解的，你是要先通信嗎？好的，我先讓你倆通信，要先會面嗎？好的……幾時到我家裏去，下星期麼？本星期日麼？閨，如何呀！”

“不是，婚姻於我談得太早了！我不騙你，待我三年後，或許這時，才有道理吧！”

他悄聲的站着。

不久，振德先生告我說：“錦堂的紫妹，預備下學期赴滬求學，只是她才菲學薄，希望你教些她新的智識！學術上探討的通信，想很公開的，諒閨先生必不至推却罷。”

“我又沒有學問，自己是這樣的，……怎可以教人呢，笑話！……”

“不妨的！”

我想再推是不去意思了，別人又說我眼睛生在額上。

“很好。”我允諾了，最後。

#### 四

孔聖嶺邊，和傑同坐在雨痕斑斑的石橋上，超和琴却坐在舖了自己手帕的草地上，我感到樂中的悵然！其實這樣的悵然，是每個青年所最易引起，最易被慾火燃燼的，但又如何阻止呢！

昨晚，怎樣也不想到，傑突然立在我目前，更愕然的，還有兩位女客，蕤生底客人，但我却不假思索地能猜出，大的，圓臉孔是傑的未婚妻超，小的，是他的小姨琴，稍矮些而豐潤。我連忙說了一百句的歡迎話，超低頭，琴含笑。身傍圍滿了小猴般

的傾注的面部，女學生到飛雲來看朋友，怕要算劍舉；猶其年青的男子，陪了年青的女子。

經了不少的沫飛齒動，并訂定了明朝伴着她們回去爲條件，我直接向傑說，向超及琴說，請她們在這裏住了一夜，允諾了！決定，早晨待太陽從海床裏微展睜眼，惺忪的打着鼾聲底呵欠時，便動身……聞時，我們登過校邊的山巔，熱得流汗。看水波緩緩吞沒沙灘。小蟹聞見人聲，慌張地爬進洞口。叩過玲瓏瑋瑋底滑石。……

次晨，我推說太疲乏了，想把自己從她們的掌中掙脫，可是，不能，實則也不該掙脫；錦堂伴着傑幾番勸我，“背約是不該的。快去，我或許明天也來，……我或許明天也來。……”他又低聲對我說：“閩，你去，你尚須待我和你會見後，才許返校！……”

終於去了。

超客氣極了！每餐總是碗碟擠得桌子沒有空隙。一不留心，琴就把你杯子盛滿熱酒，又漾又盪，

剛漲着邊，似乎片刻要暴發的洪水。再加超的姊妹  
煮得每碗都有特殊的滋味。……傑自己也降服了，  
當然無力替我呼應“快醉了，”……還要乾幾杯才  
畢。

果然，錦堂來了，他一定要我到他們家裏去。

.....

途中，我把舊事一古腦兒的憶起。

錦堂的家是密排的竹籬在其四邊。牆上的白  
堊，退落而變成灰褐色。右邊臨着小河，清波粼粼  
地，杵衣是最便也沒有了！有時橫着二三隻載物的  
方頭船。

到錦堂的房裏，他還有一位祖父，雖然蓄着鬚  
髭，皮繃着可怕，談起話來倒很溫和。

“閨，對不起，叫你來反是受罪，……坐罷，坐  
罷。”錦堂慰藉我說。

“笑話，……好說，這樣豈不是很好嗎？”

“午飯是沒有什麼小菜！……好在大家都是知

己，用不着客氣，更用不着假惺惺作態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——我一笑。

“我想，……閨，……停息再說！”

“什麼？……你想什麼？”

他逕自下樓——樓梯的支支聲。

我翻開桌上的一本落葉。

像有尖純的女子喉嚨，同錦堂一道，陡然我想到他有二個妹子，紫妹，和苓妹。

果然一個女子，面容酷肖他，穿着黃地藍花條的旗袍背心，淡綠棉襖，髮已剪脫了，帶着六分減市氣的進來。我瞥見她，忙立起，由他的介紹，果然，我的料想不差，是紫。

“這位是紫璽女士，失迎，失迎。”

“請坐，白先生，我們家裏太齷齪了，真是不堪。

“說什麼話呢？……錦堂，你大概幾時回校！”  
我坐了。她憑倚月窗，半個身材露在桌邊，頗有些

窈窕的樣子！

“想明天去，未知瑣事了得盡嗎？”

“錦哥，和白先生一同住幾天罷，用不着心急，白先生你是研究文學的，在亞洲月刊發表的暗面描寫的狹隘，明透極了，痛快極了！現今中國的文壇真太糟了！”

“啊，女士怎樣知道那篇的化名便是我！”我想這如何傳給她的。

“閨，我告訴她的，當你把那本亞洲月刊贈給我時，下午來了個熟人，循便就寄給紫，并注明是你的化名。”錦堂插進說。

“哦！……”錦堂說一聲“大家隨便談談，”下樓了。

春提了一籃催眠的花朵，散給人間，天氣溫和得迷人如痴。每句話送了我一層疲憊，固然，深知在慕生的女友前放肆地伸腳午躺，殊不好意思，但下意識不自知地吩咐我這樣。

她心跳，從她的行動中表達出，但故示鎮定。

“現在的小說，終是千篇一律，逃不出男女愛情，說得天花亂墜，……我對於小說，最初不愛亦不厭，後則愛看，再次，則厭看，現今却怕看了！……”

這是我一生的最弱點，想改滌，改滌，只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……爲了爭執一件事而鬧成面紅耳赤，太不值得，此無異于希臘犬儒學派者底辯論，筆尖上究有幾個仙女可跳舞一般。猶其是初次會面的人們，單要由相同點自直線擴延開去夠了。

“是呀，我的評論也是由你那話做出發點的！有時重讀一遍，覺苦澀如吃乾了的橄欖核。”

“客氣，……罷說白先生昨夜在超妹處？”

“超，琴，和傑三人，承他們盛意，光降飛雲，本預備當日往返的，我苦苦的要求她們留宿一天，所以這趟必還她一天，以照信實。……我真狂妄，任便什麼地方都混進去的。”

“朋友應該走走。……傑和超倒很好！”

“唔，很好。你和超想願莫逆的。”

她抬頭望着雲彩的飛馳，欲言又不言她。她想說些什麼呢？她說了。

“超妹家裏，去年還常常去的，現在實在疏遠了許多！我是放蕩成性的，他人的家和我自己底一般，不容說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四天也不妨的。超的母親老說我的壞點，說我好像‘野山豬’，我氣得幾乎發昏。平心而論，超和我根本合不來的，她們是小姐派，一切事都要拿到手中，我怎學習得來。老太太的性情又奇怪又孤僻，三個女婿中傑最有爲了。鳳——超的姊，的男人，只知吃穿，不知道生產，自然更談不上學問。琴，去年才訂婚，她是小孩子氣的！當媒妁來疏說時，她母親風聞他是很愚笨的，不答應他，但琴聞老太太不替她訂婚，潑泣了一天，乃訂婚了！……真有趣極了。”

“吓，有這樣的一回事！……”我感到她不當說。

她又告訴我，“超的母親擇婿的標準是錢不是人，曾有人詢問她：‘你何以把琴許他，他又笨又蠢，完全不相配！’但她答：‘不要緊的，有什麼，便是坐吃也可以過去，他家中有若干傾田呢！’現社會的一切，可笑！現社會的一切，可歎！”

“我覺她這樣或不至於罷。”

“千真萬確的！”

“.....”

我懷疑，我默然！

午膳時，她沒有和我們同桌，無意中，發見T君寄她的一封信，很纏綿，據錦堂以前對我說，T君死命地愛着紫瓔呢！

“蘿籐沿着松幹爬，

玫瑰說：‘快五月了，怎不摘採一朵。

請宥諒我罷，蘿與玫瑰，

剛是昨天，贈來的花球已艷嫩供養了。

\* \* \* \* \*

雖然贈來的，時又短，花又小，  
但誰能保你永不像她枯凋，  
請宥諒我罷，蔦蘿與玫瑰，  
剛是昨夜我空虛的心瓶滿盛了。”

歸來，踏着灣背底草徑，我吟了這短短的一首詩。

## 五

說起紫瓔。更不得不說起嫩卿。

難怪儒白的老嫗，口口聲聲說姻緣！難怪聖人們論愛情有紅繩繫着。跑了一大圈，才逢見石柱，明明豎立在目前的，却頭也不回的拋丟牠。我和嫩卿的邂逅，難免含着神祕的意味罷！

一九二五年的一個暑日。我，蓼姊意嫂，同勾留在寧波的女師範裡；原因是意嫂投考該校，她在結婚後，仍欲求學。她多麼的怕羞，會見男人終是把身灣得成弓形，頭低俯與頸併作一條線紋。生疏

的地方，她好幾次說：“我怕，我怕。”母親的擔憂甚於她自己底擔憂。剛逢蓼及我離開學尚有幾天，在禮上我倆也有伴她的義務，不好意思推却，更經意嫂像小孩般的懇祈，……遂有了此行。

雖然招考底手續，多是逃不出這樣，報名，對照片，將來出榜等！可是有幾處必使本校以外的人們漠然。難關臨到我們的頭上，蓼姊沒法，鼓着勇氣去問一位好像在師範裏學了二三年的姑娘。她很客氣，她謙遜，她告訴我們一切，最後，我且知道她叫做“支茵卿”女士。

顯然是頗平常的事。

茵卿和意嫂是同學了，她倆很親密的。她和蓼姊也常常通訊的。

師範是以中文著，而蓼姊的江濱女中以英文著，前者係國立，後者是教會立，江濱的風景幽良，在我個人想，師範是靜的美，有下弦月浴在月湖的波心有，微風吹亂的竹籬的影子。有小脚划船

攢過彈性的板橋。石埠時有人攜着木筒優然的釣魚。夜來，砵衣聲，敲破寂寞，但不久又寂然了。江濱是動的，即使靜到什麼都沒有時，但禁不住江水和石級的搏擊，舟子的漁歌，拋錨聲，催他船避讓聲，或者更幸運的小舢板泊在棧門外，則在以上的動的表現外又加了打牌聲，衰着聲，小孩的哭聲等等。

下學期，意嫂有身孕輟了學，茵卿因要讀英文，想轉到江濱來，她只恐程度够不上，暑假內硬要蓼姊教她。幸虧她的家和我們相去只三四百步，她來也便，蓼姊去也便。茵卿是位和善的姑娘，她的處女羞特殊的發達，她面部丰圓，秀俏的眼睛，眉淡得看不大出，身材則不長而略胖，似乎前後都涵着嫩肉的彈性的顫抖。因為常來的原故，由陌生變成半面之識了，有時，相見大家含笑；有時，點點頭，有時，恰是我開門，她總飛起嫣紅地說一聲，“對不起，”我回她的是：“笑話，這有什麼！”或者蓼姊在房裏和母親雜談，我於是張大了喉嚨說：“蓼姊，

Miso支來看你了!”

一天，也是我開門，陡的進來的不僅茵卿，還有一位比她稍矮稍瘦而容貌却彷彿的姑娘。

——誰，她的妹妹嗎？

我心中想，睜視她一眼。

她似乎也由眼角掠過了一陣流淚。

連忙喊蓼姊。

她們在月洞門臨風小桌上讀英文，我臥在階沿下的籐椅上看小說，用書本虛掩着而偷看漢生的女子，誰也知道最美妙不過的良法。和茵卿彷彿的那位，軀體娟美如剪秋羅般不浮腫。舉止雅秀而大方。她時或回頭四盼，但霎然的又收歸，羞罷，使她如此。小說內的文字，循着我視線長途賽跑，旋過去是什麼，惟有黑點的影像。好似烏鴉避雪成羣的飛過青天。

她們去了，我黯然。

——不錯，果是她的妹妹，——嫩卿。

我問了蓼姊，心中想。

第二次，我穿着汗背心，露着臂膀，拖鞋一拖一拖地從浴室出來，——她們適完了課回去。

含了欲說不說的相瞞。

“再坐息罷，”我對茵卿說。

“不坐了！……天不早，”茵卿紅了臉。

門邊，我的目光克服了她的目光。

第三次，給我看再清爽也沒有了，我自玻璃窗外望她底全身。不是我老喜說無聊的肉感的味，她是美，她的姊姊不及她。艷光迫我眼球的筋肉弛張得異常，我夢想扯開她的衣裳，看個究竟多麼細膩。我願把全身蒙上香油，比個誰滑誰潤，一切，恰生在她該生的地位，又流動，又可愛。

以後，認識她，正如認識茵卿，點頭，淡淡的一二句話。

自蓼姊口中，聽到關於她以下的歷史。

“她們家裏是五姊妹，父親的母親溫和慈惠，

尤其是待茵卿和嫩卿，雖然沒有兄弟使一屋冷冰而沮喪，但她們是不會發生過這沙漠般的心情。茵已許給在黎明大學理工科的 C 君，明年就要結婚了！C 君的熱愛茵卿，令她自己和母親受到無言的慰藉，茵比蓼姊長一歲，嫩和我同年的（這使我的心一跳）下學期她倆一同進江濱。”

——進江濱，真是上帝把幸福的杖受給我了。  
看蓼姊，循路可飽看她。

怯懦者原不是罪惡，我的供狀橫豎有宇宙的審判官替我宣判。大概徘徊在青春初期的青年，膽小，心裏想，怕講，朋友或許還能知點踪跡的說一些，家裏的人們避若蛇蝎的，偶然因露漏而引起大人們的取笑，必至發怒，生氣……以至於匿在房裏流淚。

我確乎在愛嫩卿，但是，我不敢對什麼人明言。

夢中的主人翁是我和她，穿了銀羽裳在床邊蹣跚。這夢可說是我自己找來的。醒來，覺到無聊，

如蛇纏着夏蛙，想想她的眼，鼻，眉，唇，日光中波星的閃動，嫩得如她名字的嫩，修長的眉梢，二片倚牆紅的酒渦。……異常的有趣，美妙的夢境使我忘却一切，留戀於夢中。……或者數數她的年紀，或是我的年紀。猜猜她的月份，以及其他有連帶的一切。我常在她們大門口走過，每次希望她的家人立在門外，要我進去坐，而我偏不肯，卒於擁着我和她進去，她的母親便將她許給我，……可是，始終離開千萬級的事也沒發生。

到校後的空虛，正像家裏。茵聊雖曾在江濱大門口碰見相對點頭一次外，因我剛進，她剛出，無從脫走了，於是這樣。

寫了不少似乎對她，似乎不對她，究竟誰也不知的小說和白話詩，不過其中“寄伊的信”確是愛她的結晶。

“寄伊的信”是描寫墜在愛戀中的一個片斷。一個青年想他的愛人，想得用理智的尖刀也遏止

不下的時節，他決意濡筆吮毫，將滿腔愁思灑在白紙上，寄給她。於是天空爲他展了淡綠色，雲像臥着無數隻的縣羊，……但他忽然想起，“侬伊不……”又奈何呢，他的心碎了，手顫了，紙染上一大堆墨了，秋雁歌着悲調，天哭喪着臉，……剛那時，綠衣底郵差措着信袋，踱過窗下，於是他昏暈了。

這信發表於上海××日報的××欄，至於伊的姓，明明寫着支，但拍蓼姊見了取笑我，手兒顫慄的把姓撕掉了！

次年，茵卿和C君結了婚。蓼姊買了一盤茶壺茶杯送她的嫁，茵卿贈了蓼姊一張結婚照。

## 六

考入黎明後，會見C君，他是談諧善說話的，空着常到他的房間裏閒談，但半年後，他畢業了。

事情這樣淡褪下去。

直到今年的二月，和紫瓔認識三月以前。

學校放着春假，我不高興借打麻雀消遣歲月，逕自帶了異鄉的悲楚回家中來。

家中，母親仍然康健的操作，蓼姊也沒有進學，一樣的在市立第二女校吃粉筆灰，——亦在家裏。母親帶着笑容，煮那樣，買那樣，給我倆吃。

“母親，你不要再煮，夠了，夠了！”我心中不安地。

“沒有什麼，蟹子鹹菜是你歡喜吃的。”

母親只管煮小菜，這樣說了一句。

我明知阻遏她不住，但下意識使我說：“明天也好吃的。”

“你倦了，同蓼去談刻罷，蓼，同閏說那件事。”

“閏弟，……樓上來！”蓼姊喊我。

“樓上，討厭，什麼事值得你擺這樣的大架子。”我以一逕玩慣了的態度。

“自然，我有架子可擺，……停息，你要拼命的謝我呢？”

“誰謝你。”我步上樓。

站在蓼姊面上，他只是痴笑。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你猜……”

“誰高興，你不說我下樓了。”我假裝要走。

“你猜這房裏缺一張什麼。”她四矚。

別的沒有什麼可疑點，但空的照相框懸在牆上，……缺了一張，我，蓼姊，母親三人合攝的照片。

“缺了幀照片”我神意自得地。

“什麼人拿去！”

“可是猜不出了。”

“閨弟，我告訴你，你將來要大大地謝我呢，茵柳姊四日前乘車到這裏來，這使我們很歡忭。她和我約好的，并叫我待在此地。果然，她來了，客堂房東的骯髒不好坐，母親房裡也同樣的，延他到樓上，雜亂的談了許多。最後，她見我倆三人底照片，出神地注視着。”

‘這張照片攝得非常好，中間是誰，可是閩哥嗎’。她有意思的問我。

‘是閩弟。’

‘今年有到黎明嗎？’

‘不，今年不會進，時局不寧，母親不放心讓他去。……現在鎮海飛雲做小學教員，下半年決再繼續’我想，她必含着一股深意。

‘閩哥今年幾歲了！’

事情更近了。

‘二十歲。’

‘嫩妹今年也二十歲。’

‘嫩妹仍在江濱嗎？許多日子不會見她了，現在變得很美麗了。’我問她。

‘不見得，她現在不在甬江，父親自己教她，因為母親不忍離開她，……她中文頗可過去。’

茵姊說得極流利。

‘那自然好的，老伯父是位翰林。’

‘閩哥和嫩妹同年倒很有趣。

‘真有趣’怎樣茵老是說起你和嫩的年紀。

‘閩哥有訂婚了嗎?’

哦!我知道了。

‘他沒有……嫩妹呢?’

‘也未。’

茵姊又注視那照片。

‘………… 我不說。

‘她倆倒是很配的一對呢?’蓼姊，家母的意思，於閩哥爲人，萬分讚賞與欽佩，擬對一個親戚，未知老伯母意思怎樣，可否煩你代爲說項，將來事成，請媒酒蔞別讓你多吃啊!’她拍拍我的肩笑說。

‘好極，好極，只是我們兄弟既多，家景又非業封，尊大人不棄，真是好極了，待我問問母親。不過，那事最要自然是閩弟和嫩妹的同意與了解，閩弟大約不日放假必來甬的，問他也很易的，但嫩妹如何呢!’

你聽她怎樣回答。

‘嫩想亦很願意，談到婚姻，她終賭氣走了，但說到閩哥，她默然。所以我們常戲謔她，她也不怎樣。母親愛她深，必要揀個才貌雙全的男子方許婚。閩哥真像一位學者，將來成事實以後，我們五人比起來，閩哥超羣拔粹，真值得欽佩。我來，她也曉得的。她是內蓄的愉悅。

茵真有趣，全部說出了。

‘照我想，閩弟不至不喜罷。嫩妹的性情真好。’

她催我問母親。

片刻我把母親的傳話給茵姊聽。

‘母親是始終贊成的，若是支老先生老太太不棄我們的話，不過，還得一問閩弟，他一承認，便可決定，現在不妨先交換照片罷，好在都是好友，……成了，是再好沒有。’

於是茵姊起立，取了你的照片。她又說：

‘閩哥來了，請千萬給我回音。如果先要會面

也可以，先要通信也可以，談話也可以，我們很開通的。

‘好極，我告訴他。’

‘嫩妹的照相，明天一早即送來。’

閻弟，這是嫩妹的，茵卿說是舊的，她怕羞不肯拍。”

蓼姊把照片遞給我。

——啊，宇宙的綢，織得多麼巧妙，這何異於“擁進去”的幻象的臨到，雖然以前的思緒許多靠不住的，但從今日起，我決定了，我愛她，我愛嫩柳。

我面上的微笑，夾着心眼中的微笑。

“你，茵卿贊成嗎？”蓼姊問。

“她性情的溫柔，我非常……贊成的”。

“現在訂婚如何！”

“……哦……似乎太早！……”

——這該原諒我，不是我不愛她，是要更鞏固我愛她的心。

“要會面嗎？”

“似乎不必的，有照相在這裏，況我倆以前遇見多次！”我自己知道“我倆”二字，必使蓼姊發笑。

“我倆……”果然，她笑。“通信嗎？”

“好的，大家先通幾封信，聯絡感情，蓼姊你代我想，這種動作，很尊敬雙方的人格和意志。”

我看了她的照片一眼。

“慎重些亦有道理的。不過第一封書，須是你寫的。”

“那當然，……只是太難了。”

“這信明晨信務必繳我。……你謝不！”

“謝，……那有不謝！”我鞠了一個躬。

“噓。”蓼姊笑了！

快吃飯了，便一同下樓。

“閨兒，我想好的！”母親捧着盛了魚肉的大碗。

“閨弟意要先通幾封信，這也很好！”蓼姊替我

答。

我坐了，母親亦坐着。

“你以前看清楚嗎，我是不大記得明晰了。昨曾爲你算次命，瞎子說，生辰極合的。”

“嗤。”我與蓼相對而笑。

燈下，我諦着照片失了魂。

早起，趕緊寫那封信，不外乎企慕的話，餘的全忘却了，只憶着有這樣兩句話：

“昔者雖逢無語，今則有語難逢，兩種相思，一般滋味。”

## 七

不久，她賜覆了，鋼筆寫底涓秀的字跡，很客氣很自歉，說了許多企慕話，令我受寵若驚。她的字比我好得多，她是值得尊敬的，我是個什麼夠不上的低能兒，我是連筆背不起的小動物，不及她，不及她，自身體的外表，以至以智力才質，皆不及

她，哦！

本來，早就可覆的，可是，病了，所以她信中有這樣底話：

“嫩，身軀孱弱，疾病時纏，知君亦非強者，善自珍重。”

啊，第一次嘗到異性安慰的滋味。

自然，我不禁這樣的答她：

“女士久病新愈，切宜珍攝，免令人系念也。”

我又聞了不少的消息，這是由茵告訴蓼，我又從蓼處探聽而得的。

“嫩妹對於閨哥不僅是默然的同情，且是真情流露的愛他，差不多隔着一刻，不是讀閨哥的信，便對了照片出神！有次，新戚×太太攜了張小影和嫩做媒，我想她大不了忿然地走了，誰知，她把照片撕成碎片，發怒地說：“已和閨君通信了，還要纏什麼！”蓼，姊豈不是完全心許是何呢。”

後來，蓼姊代我把最近攝的寄一張照片去，舊

的換回來，一年前的我，和現在的我，消瘦與肥碩，迥若二人了！

“怎的如此消瘦！”茵的母親很擔心的說。

“啊，做教員是怎樣的辛苦，吃粉筆灰，坐冷板凳，難怪他！……母親，放心，最近就能肥胖了！”嫩替我辯正說。

在這件事的第二日，嫩的信來了！

“尊容如此清癯，與前恍若兩人，不覺駭然魂消，務望不過兢兢！學問，而置身體於不顧也”。

病時，母親囑蓼姊訪問嫩的情形，她赧然的避開，C君，茵，皆在，她們已很熟悉，C君更現着滑稽的姿態說：

“最初，我想借我請客為名義，把閏君和嫩介紹，讓她倆會會面。……我是誰都認得爛熟！可惜，嫩病了，閏，不久擬離開寧波，到黎明去，真感到失落什麼似底悲哀。”

“否則好極了，誰料……現在嫩妹想全瘦了！”

蓼姊笑答他。

“放寒假總回來的！”她的母親問。

“來的！……”

“那沒，請向老太太和閨君自己說，將來到此地吃年糕湯來，同時，蓼姊也必須同來。”她的父親，搖着衰頹的身材。

“閨弟來，我看有開否再定。”

“總有開的！蓼姊，你這裡是生地嗎！”茵說。

“我們攝一張全家圖。”她的父親露着齒大笑。

蓼姊歸來，第一件便告訴我這事，并下了句判語。

“她們當你是一件寶貝似的。”

“不敢。不敢！”我快活極了。

又要重覆地說我愛上她，她從此，我有時痴付，只知我的擁抱，她的臂要伏貼地纏上我的肩膀，嘴要對準我的嘴，她把一切的祕密全告了我，幸福者！

她的信能跑出接吻，她的照片能產生假依，醒後，浮上自然地是她，我的生活像是爲她而活着。

母親愛嫩的靜，她最厭富浪漫性的男女，所以常說着：“閨兒，支家姑娘好的呢，……定了罷！”

我該說什麼？

“性情頗好，不過待我再待幾月！”

“慎重也不錯，不過，我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且夕難保，那件大事成功，我始安了心，老實說，像支家那姑娘的持重端莊，不可多得。”母親老套的說。

她把嫩的照片，讓這個那個批評，實則這是多專的……我已愛上了她，但暫不出諸口罷了。

諸位哥哥，羨我比他們幸福，因爲我底嫩是個性情很好的姑娘。

## 八

事情發生得這樣離奇。

今天錦堂由家裏來飛雲，我說了幾句煩擾他

家裏的客氣話。

他塞給我一件東西，外包了白紙，揭開一看，是一封信。

“展笑給你的信，是我叫她寫的！”他笑說。

“誰是展笑，我不認識他。”我驚駭。

“哈，展笑是紫瓔的別名。”

“原來如此，……這不敢當，勞她遠迢迢賜教我。”

像有什麼災禍降臨的，拼命避開牠的設法掙扎。

“何必客氣，她下年想繼續求學，你的學識是這樣豐富，希望在通信中有學術的探討，她必因此而得些利益。

——恐怕此心已不能分給誰了，誰也不配有我的心，我也不配有誰的心。嫩，我的心。錦堂那種動作涵着深意。不用猶疑躊躇，為將來雙方痛苦計，不如，現在硬了面皮，別踏上愛情的蹺板。……

錦堂，愛我反使我難受。……不允許似乎對不起他，說我擺着臭架子，眼底容不了別人。啊，諒我罷，如果可以把心剝出的話，我要讓你看，是怎樣白的，紅的。

我籠滿歉意。

“抱歉，我有什麼學術可和紫瓔女士探討呢！你的好意，我始終感激的！”

錦堂的臉有些漲紅，

——怪我罷，我該受！……他定在想我不識抬舉。真的，這樣於朋友情義亦不該的，大家懷着鬼胎，會見是白眼與白眼，固然，錦堂決不至如此，我心中負疚，橫豎是友誼的學術上的探討，管他什麼！

“錦堂，好的，大家作友誼上的探討罷，不過，承她先寫信來，慚愧。”

“自然是友誼上，你放心，請你大大開導她。”

錦堂氣下了，他拿家裏的糕餅給我吃。

回到臥房裏，小心地撕開信，一張，二張，三張……五張，這樣長，這樣緊，字句絲毫不帶女性的柔弱，雄壯的！清晰的！……令人贊服。

信的開始，稱我：“閨先生”

信中，——贊美與頌揚。

信末呢，具着“欽服你的紫瓔。”

——難於置覆，我不值得你的羨慕，我於你生不出熱情來，信中儘量的避脫愛，光……總不至有什麼專罷。

第二天，我寫回信，很單純的。

校內外顯然當我是錦堂的妹夫。他亦加意的什麼事維護我，……一切只有自己明瞭的。

三日後，瓔的信又來了。

她痛罵晚近的戀愛狂者，婦女運動者，并有如此的話！

“不過，閨君，我很忠實的告訴你罷：我並不是單爲求教和你通信的，是因你的思想和我很接近，

你的見解，我很同情，你的人格，我很敬愛，因此而求你做我的導師。其實，正是像你所說：是“長途的旅伴。”我願做你長途的旅伴！”（因我信中有朋友是長途的旅伴的話。）

朋友的結合的條件是：‘諒解’‘同情’‘互相’願我們有這種高潔的精神！

摯友我相信我們如果沒有精神的結合，至於那些形式上的‘通信’‘會見’還是毫無意義罷。

論起現在的女界，實在是一言難盡，不過，你是經聰明的人，我也不必多說了，說起來，不外是歎惜的話。”

她請我做‘我的摯友，’下具着敬愛和希望你的紫璽。

——我整整想了半天，如何回答她呢，她自己把胸膛炙熱了。可是，不知什麼緣故，我對她沒有愛，我不想到她，事情糟得如此，索性隱隱告訴她罷，愛情是完全倚據雙方的情緒，不是金錢，和美

麗所購得的。姑娘，千萬不要墜入她們底漩渦，‘我不能愛你。’我陡然想到陳漫哉的詩可憐蟲。

“姑娘，我從此不能再愛你，  
你已失却了美麗，  
失却美麗的花朵像些什麼，  
伴着瓦礫眠在黃泥裏。”

\* \* \*

朋友，我也不願再愛你，  
幾日來不見鼻鼻的炊煙，  
固然，美麗不在我身上，  
誰叫你失却了銅鈿。”

——姑娘細細的想罷，你和我僅有一次的會晤，就這樣稱我做“摯友”，我承受不起，我沒福氣，囁囁這白話詩，你可把愛情少投在信裏。

我把詩抄了寄給她。

——急得要命，她不但沒有看出我含蓄的勸意，來信更甜蜜了，他簡稱我為“閨”自己稱着“紫

瓔，”並且說最近要到飛雲來，看誰，沒有明言，怕是我罷。尤其是“你那赤裸裸的心田，和那熱勃勃的情感，怎樣令人敬服可愛”唉！我的心田，何嘗赤裸裸，我的情感何嘗熱勃勃！錯了，姑娘。

而她真底來了！長此繼續，怕要釀成悲劇罷，我想用種種語言，表現我的不能愛她，她又同樣的表現她底愛我。我不得不冷淡，這冷淡正所以實際愛你，你現在的心，繫在我一人心中，趁痕跡還淺淡，趁束縛還寬弛，請你醫治，請你解脫，傷感得最多，如初春的蛩蟲，天氣又變成嚴酷了，風又冷冽了，伏着的時間吧。若是已觸化的飛蛾，硬要她回到繭裏去，非死即亡，你是頂聰明的，諒我罷！

由窗隙望見她的影，走進飛雲，到錦堂處。

“紫瓔在這裏。一下課，錦堂告訴我。

“哦，真不料的，什麼事。”我假作不知。

“爲學校事來的！”

“我還有課，停息去看她。”我不在意的。

躲藏是沒用的。

“紫雲女士，難得來的。倦了嗎？”我淡然的會見她。

“不，一點沒有！”她笑着。

“令嫂不會來？”

“沒有，我一個人。你功課辛苦嗎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我笑。

“你有課只管上課，不要爲我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我笑。

錦堂已代我去上國文課，室中只贖她和我。

“我想下學期到工作大學附中插班……”

她徵求我的意見。她的裝束除換了雙高跟鞋外，和初見她一般。

她的眼睛溜在我身上。

我諦視窗外綠茸茸的秧針。

“好的……”

“只怕考不取，離飛雲多少遠，將來考取，很可

以常相往來，我對上海是完全陌生，膽又小，要求你幫助幫助。”

“如可能，總可以的，飛雲離工作只有里許路。”

“近來有什麼新書，借給我看看罷。”

“好的，有幾本。”我翻開錦堂的一本隨園詩話。

“你確實批評工大，配我讀嗎？你比我什麼都明瞭多，我們朋友赤裸裸地說好了！”

“多什麼，……你歡喜去則去，不歡喜則不必去。”

她無言，——我依舊坐着。

宿了一夜，她回去，決入工大。

臨行時，她頻射了幾個回眸。

我笑。

——正想着嫩的信。

## 九

嫩和櫻皆有信寄到黎明來，櫻且來黎明二次。

可惜我每次皆不在校中。

是初秋的黃昏時，剛上好了會計課，樑和我都感到頭痛，沿着草場在散步。男女同學的黎明，處處點綴着銀色映肉的大腿，與蓬鬆的髮髻。樑是女性厭惡論者，他老扳起道學先生的臉孔，有趣的譏嘲她們，引得我大笑特笑。我的事差不多全告訴他。不過，關於嫩和環，尙未對他談過，一切的情景磅礴在我心塊裏，我有告訴他的趨勢。

忽見門房攜了一大包信。

“喂，我有信嗎？”樑問。

“喂，我有否？”我亦問。

“有的，鄒先生有二封信！”門房把信遞給我。

一目了然的，一是嫩的，一是環的。

“誰寫給你的。”我底朋友樑幾乎全曉得。

“家信，……”我故意說。

“吓……”樑毫不猶疑地。

“真的家信嗎？……”我反問他。

“是誰，待我看！……”

“且慢，可看則讓你看，不可，則惟有對你不住了！”

“Love Letter……”

先拆開嫩的信，她寫着：

“閨兄如握，自兄赴黎明，妹心中忐忑，殊覺悵惘。妹與兄雖兩地遙隔，而一片真情，不知何故時纏，夢魂難安。……妹與兄通信，迄今已有多日，余於兄感情融洽，頗稱滿意，未知兄對我如何？幸祈見覆……”

“再看瓊的信，她報告我工大的生活，並說二次訪我不遇。……最後，我心跳，我不知怎樣做；她簽了你的瓊。”

“你的瓊。”如荊般鑽入我的腦海。

“可以看嗎？閨，不妨的！”樑頓促我。

“你看，”我交給樑。一面沉在默想裏。

“完全是 Love Letter 呢，告我，誰是嫩柳，誰是

你底理，和你有什麼關係。——好，好，半年內如此努力，難怪你消瘦不少，閏，快些，告我。”

樑假帶了生氣的態度。

“我正要告你，我的經過，和我的遭逢，及近來的措置。”

樑坐在草地上，淺草微吻他露袒的腿肉。我立着，先告他嫩的認識與嬰的認識。

“你喜歡誰呢：嫩還是嬰，C君不見得什麼，你比他綽綽有餘，不是我恭維你的話。……”

遲緩了許久，我說：

“樑，用不着我說，你自然不和恆泛的朋友，決不將我的消息，告訴誰的。……我始終愛嫩，四年前便愛上她，她迷人的地方是白皙的肌膚，不過，我非爲她迷人，她是有着慰人的性情。並不，我愛大腿的顫動，並不，我愛臀部的跳躍，並不，臂膀的軟曲，更並不，上下唇的殷紅，她不會染上這樣惡習，純然的，徹底的，……我因愛她而愛她。”

“照這樣說，你愛那寫文言文的嫩，很好，將來你作書時，請她抄寫，倒是好助手。”樑嚴正地說。

“她很好，因為我愛她，所以好，昨天母親來信，決於二星期後，八月一日替我備訂婚，我贊成母親的主張。暑假中，本想到她家去的，但有些難為情，C君拚命地要我去，實多謝他，我預備在寒假中，不論如何，少住幾天，別的希望是沒有，Kiss的滋味，必要嘗到的，樑，否則豈不是空有了，Lover Lover，連嘴也不會親，真是天曉得的。

姑娘們的性情是多疑的，近而至你的敏，多疑比你還利害，她那封信也難怪她，她怕我口裏含糊地愛她，心却被別人侵佔了去，終至說這樣的話；其實，女子把全身獻給一個青年，她什麼都交給他，可是他驟然和她斷絕了……她再獻呈誰呢？

今晚，我寫封長信給她，清清楚楚一個個地說：“我愛你！”

樑拔着腳邊的綠草，像老先生的教訓我。

戀愛是一元論，根本不容二元的存在，你以前既愛上嫩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又和嬰通信。女人家是染不上的，一染上便討厭，我的女性厭惡論的根，本即在此。我說是你錯……閨……怎樣。”

他的言語有些中了我心坎，我默忍地笑了。

“全是我錯，死也不承認的……最多十分之三罷。我覺得和女人通信有什麼學術上的討論，有什麼。自信也夠冷淡了，冷淡過甚的結果是擺架子，所以活在社會上真不容易，這樣又得罪，那樣又受責，但她反乎其常的誤解。”

“最初，或許你亦有幾分愛她”梁說。

“不，何必假說沒愛，”我向他說：“她年齡亦比我大二歲，女的較男的大，在生理的觀點上，我永久反對的！”

“你不能不負責。”他這次倒不厭惡女性了。

“別譴責我了，責任自然要負的。我不能愛她，她或許要愛我。應付的方法是：（一）長以不理的態

度，她有信來我不覆，或極遲極遲才覆。(二)到王大去，痛快地說，我已訂婚了；可怕的，當時由她刺激中反映出來的突變，我不忍看。(三)寫封信告訴她的哥哥，說我訂婚了！(四)直接寫信告訴她。樑替我決一個，採那一法，該想一個善法。我才對得住她，因循着必是慘劇，璵太富於血質，規外行動是說不定的。……”

“難確乎很難，第一法，不是青年的應取，我們要光明磊落；愛，痛快的愛一番；不愛，不要留戀她。自己去措辭，不容易，還是寫封信，明顯的告訴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現在社會，女子要找個適意的男子真不易，男子亦同樣的困苦，她收到你的信，必然的結果是墜泣，頹喪，……可憐！可憐！”

“你到有底菩薩心腸，不過我自信那種行爲，總對得住她，不會辜負她。”

我很坦白的。

“嫩知道瓔的事嗎？”

“不知道的，——知道了怕要吃醋！”

“她是失戀者。”樑判定說。

“樑又是這樣，我根本沒有戀，更談不上失戀。”

“讓我看看吧，她們倆人的 Face”

“可以，嫩照片在我這裏看，瓔不妨到工大去！”

“好的，……………”

長的庸，矮的於，擠着掠過。

“哦，你們講什麼？……”庸問。

“Love Story”青年們的相見禮終是牲的。

“談庸的秀珊姑娘，於吃麪罷；沒用的傢伙。”

于槌樑的腰。

“狗咬狗海氣老百姓的腳筋了！”

“啐！……………”于說。

我沒暇再和樑談起這事了。

水綠色的燈光下，我寫着二封信：

“我底嫩：

我覺得我的心太熱了，我的情感的漩迴太速了！

你不信任我嗎？你怕我變了心嗎？你怕我在鬢光釵影的黎明中，經不起肉的引誘，經不起粉香的煽惑，把你激丟了。或者我假意和你敷衍，實際的，則將心給了別的。這不能怪你：一個姑娘對於男人愛得太深了，恆起了那種現象。但我以為一個男人愛一位姑娘太深了，似乎無須解釋這些。……誰也沒有錯，沒都是應該的。

現在我從我心底說：“姑娘，我底嫩，我愛你。”

我的心早交給你了，不僅是今日，四年前已交給你了，你知否，薰風微拂的四年前的夏天，我的心已貼着你的心，何緣得會見你，何幸得你的愛。為你做了好多的夢，為你嘔吐多少心血，不信，附上“寄伊的信”一稿，完全為你作的，至於姓的撕

去，說也有趣，那時還是個小孩子，我怕羞，把那姓撕掉。（現在可不對了，居然和你寫起愛情信來，哦哦。）不愛你，我用不着這樣呀！

趁這個機會，恕我拖長說幾句話！宇宙的美，夠不上你，當茵姊和蓼姊最初談起時，巴不得立刻寫信給你，但所以要求和你通信者，不是懷疑你，不是不真確愛你，乃希望由此更增進，更濃蜜我倆的結合，平淡的相愛固然好，但畧經風波的互戀未始不及前者。並希望由此了解雙方的感情，愛，親愛的，你覺我的話如何？

暑假中不到你處來，也有我的理由，我倆體格的孱弱是一般的，你見我來難免不費力招待，我不忍，因我受苦，況久病新愈的病軀，敵不住風，敵不住日光，敵不住疲勞。……在你面前，親蜜的說幾句安慰話，固然頗好，但別後的惆悵，將更不堪設想。‘別時容易見時難’但我倆却見了容易別了難。

母親定八月一日替我倆訂婚了，你諒知道吧。

訂婚，我想應該是時候了！她問我：

‘閨，你倆已有相當程度，訂婚罷……’

‘好的，如果在可能範圍內，能遲最好遲些！’

‘我們做大人的不放心！’

‘那就算罷。’

‘八月一日好嗎？’

‘好的。……’

親愛的，蓼姊來決定訂婚日期，我是同意的。由訂婚至結婚，這是‘愛情的黃金期’那時愛的熱度繼續的沸着，不像到了沸點便中止了！我希望這“黃金期”的光降，結婚後有了小孩的牽掛，怕因此被他分了一半愛情了，（現在便預備生兒子的事情……不，並不太早，……遙遠地，讓我伸着嘴罷，如果你願意，請把嘴湊攏來接個遙遠的咳罷。

上海令我恨極，滿天的沙屑，鼻管裏滿是都市的污穢。男子只知道吃酒，遊蕩，女子只知道跳舞，賣淫，你可放心，我永不至墮落的，為你，為我，我

都不該。

末了，再讓我唱呵！

‘親愛的，我愛你，直到宇宙毀滅，依舊如此的。’

你的閨，七月，十五日。”

致瓔的如此：

“紫瓔：

我覺得萬分的抱歉，承你來看我時，而我却每次不在校，害你空奔了多次。

現在告訴你一件事，但只許你和錦堂兄知道，飛雲方面向不要爲我出口，不是爲什麼，不過省却一筆公債。錦兄處，亦已同樣的函寄他。

我訂婚了。

對方是姓支的，和我有四年的歷史。我倆的家庭相去不遠，僅有四五百步之遙，她性情溫柔，不是我自己讚美自己的妻的話。她底勝人處，不在於容貌，乃在乎她明瞭我，了解我。在你面前，我不敢

說一定有最完美的結果，但希望有美滿的終途。

她在甯波，我處有一幀照相，如果你歡喜，則我可以指給你看，但大家是好友，不要訕笑我啊！

請你繼續教導我，和以前一樣。

願幸福降在你身上。最好禮拜五能來此地遊玩，我候着。草草，恕我不多說了。

閨，七·十五，黎大。

寫完二封信，宇宙已眠牠的濃覺，同學們大部打着鼾聲，我獨在草場裏散步，煤屑路圍着草場，我象徵牠是黎大的大河！柳條浴在月影中，抓破了寂寥與甯靜，不期而然的會見樑。

“啊，閨，信寫得如何！”樑似很替我擔心的。

“寫好，怎樣能不寫好！……”

“許我想像收到那信後二付不同的面孔，——一個帶着淚痕地對着月魄嘆氣，哀弔人生的孤嫠。她怨你，也恨自己，有時竟起了絕滅自己的觀念。一個則幸福生着翼撫摸她，想到月光下攜手偕行

的滋味，想到寒假接吻時的醉麻，她神往心迷！“夢中恍如抱郎腰”我改了古人詩句贈給她。——她的姊姊不及她，她的姊丈不及你，她得了宇宙的一切。——哈，閻，我幻想得入情入理。”

我推着樑，他闖進草地，冷意透上來，女生宿舍的電燈，因罩上紅綠色泡子的原故，光奇的閃着。

“錯，你的幻想全錯了！”

“錯在什麼地方！”

“沒有這樣嚴重的。嫩或許有一部分，但亦不至如此；璵則露着驚異的姿態，‘哦，哦，原來他和支有四年的歷史，難怪他對我如此，完了，他告訴我正所以愛我，當然，我該以友誼待他的。用不着心碎，他原是不能愛我的，或許，她反要來看我一趟——表示她的光明。”我說。

“不，決不！”

樑搖首，連全身也浮動。

“不，決不！”

我也搖首，我效着他。

“女子，——決沒有這樣大量，——我有經驗。”

“哈，樑，大不了，是從敏處得來的，但單單敏的經驗，切不要包括全宇宙的女子！”我由此弱點攻擊樑。

“可以，將來事實爲替我們判決的。”

“且看事實罷。”

一星期後我對他鞠躬。

“如何！”……樑狂笑着。

“佩服，佩服，老資格，我不及你！”我用手掩着雙目。

“嫩如何說？”樑問。

“她說：‘前函諸多唐突，實因心神不甯之故，……兄明人必能恕之。……接來書，雀躍三日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。……惟妹疾病時纏，未知能與兄作永久伴侶否！’最後二句，還大加其圈圈。

“嚶呢？”樑又問。

“她說：‘昨夜因和朋友們在校園裏散步，竟忘却夜已深了，冷露沾衣，令人發着顫抖，於是病了！星期五當然不能來，謝謝。……’

知你訂婚了，恭賀你，我很佩服你的主張。’她這次字寫得非常糊塗，幾乎許多字都要費神猜度的。”

我含着向的歉意。

樑大勝利了。

.....

嫩忽患痢，連寫覆信的力也沒有，我一氣的發了三封信給她，幸虧茵姊告我，說她病了，囑茵代函告我，請我放心，一俟病廖即覆的！

### 十一

錦堂主張遊玩逸園，他久已企慕逸園的風景。

廢亦很願意去。

但樑是知道我的心，一方逸園進去非常不容易，主人是入日本籍，進園的規例須有 Pass，但俟

門深如海，叫我們向誰索 Pass 呢。主要的，我病着，中飯也嚙不下。他們去，理須陪着他們，尤其是和嫩訂婚後；不然，便又說我和未訂婚前完全兩樣。我無言，樑阻止他們去，錦堂頗堅決的。

“不妨，可進更好，不能，譬如散步！”

“恐怕太勞頓了。路悠長得很”尤其紫璽，我巴望着他們不遊逸園。——我頭痛得利害。

“.....”她不說，傾視着我。

——糟了，只有走。

“如果走不動，便回來好了。”廣調和她說。

“你們主人拒着客人嗎？”錦堂張着喉嚨說。

“是的，我們拒着客人，恐怕他們吃力。”樑俏皮的答。

一行人，樑向逸園。

途中，樑和廣一隊，錦和璽一隊，我不得不在她的旁邊。璽繃着臉，憔悴地垂頭走着，我幾次逗着她發話，所給我終是簡單而淡漠的！樑頻頻注意

我和她的行動，我真不快極了！結合而行，錦昂着頭是第一個，璽跟在最後，我不顧她，則犯了辟她的病，同她前後又怕看她的臉。

——這何必如此，我既不是生成應該愛你，亦沒有辜負你，損害你。裝着鬼臉給誰看呢，今天更顯出我們男子的偉大與坦白，更顯出女子的嫉妒與卑下。我不至因你懊傷重愛你的，更不至拋棄她而屈服你底膝前。我始終能諒解你，以微笑答謝怒目，以軟聲酬報冷語。我始終和以前一般，和你通信，你高興嗎？

我又逗着她說話，依舊這樣的冷淡。

樑有些不平，背着她向我嘮叨嘴。

走到逸園，滿面堆笑向門房說：“對不起，讓我們遊玩一番罷，決不為攀花折柳的。”

“不能。”他頭也不動的說。

“我們特從上海慕名來此，若是你不肯，我們只好回去，這樣太殺風景了，馬馬虎虎罷，我們非

常感激你的。……對不起。”樑說。

“誰叫你從上海特來的，哈？”門房老爺冷笑。

“貴園主和我們是同鄉，原諒些罷！”廣說。

“可是他不認你做同鄉呢？”又打着哈哈。

四人連環式的懇求，終算大赦般允諾了！

“早知如此，悔不該來，到家裏吃一服大補劑罷。”錦說

“便是這討厭，否則我那有不盡地主之禮的。”

頭痛得要漲裂般，人又加了沉重，皮肉沒處不酸酥，腿如繫着鉛條，我強自支持着。

逸園是宮堡式白石圍牆，過大廳卽有一道小門。宇宙畧畧有些和牆外兩樣，鴿子在鴿子房裏爭着嚷着，發着咕嚕嚕的鳴聲。這裏最配於野宴，現在可惜初秋時節，花歸去了，草換上黃衫褲，映着鋪砂的或彈石子的大道。是我厭惡門房且厭惡逸園的緣故，希望他們的遊興早盡，快些回黎明。

路旁人造的小丘及假山算是天然的圍牆，松

柏搖着矮身材，像他主人般露着驕氣，櫻走路有些顛沛，像要翻下來，錦也稍稍注意他妹子的情形，又看着我；亭子和樓閣大概在十個左右。我們穿過一條地道，雖沒有如新世界的悠長，但也一色用白瓷砌成的。我嘗到幽味，道中也有電燈，可惜此刻不會發亮。

“最熱的夏天時，幾個人坐在這裏避暑，真是什麼也沒有痛苦了！”廣有感地。

“打倒資本家，怪不得有些人要說，他們永生住這樣忘却悲憂的地方。”

“在逸園主人的腦中，怕也不過如此，很小很小的波圈。……所以世界是一座有百萬級的人梯。”樑感慨地。

櫻不會發言。

我們忽到一間石室。

“歇歇罷，疲乏了！”我主張。

大家坐了一息，又走，穿過平時被人造瀑布蔽

住的危崖，瀑布的噴射處，塑了一尊觀音大士像，經風雨的侵蝕，斑駁地枯立着。錦堂大笑，璵亦笑。

“快拜！……”我斜睨她。她剛走上一個石級，沒有看見我。

園中亦濬了小河，水當然澄清異常，魚類的游泳很少，或者是我們不留意之故。右角臥着沙灘，石刻的龍首吐着怪氣般作威。鵝卵石臥在地上，任人們踐踏，璵站在上面，不敢履着！

逸園，我是第二次訪謁，興味已談不上濃厚，加以患了頭痛和心悶，更覺得沒有眷戀。

一個鞦韆架，紫籐爬在四週。架角水門汀的框子撐着。

“架上的亭子，可以俯視全園呢。”樑告訴錦和、廣。

“更上一層樓。”錦吟着先登了！

“你們去，我待在這裏。”我支不住自己。

“我懶得……”璵欲言驟然又止了。

璵和他們一同上去。

——若是嫩時，不論如何就是她阻我上來，我硬着要陪你的呢！……璵，我抱歉，我病着。

他們下來時，璵軟軟地衝下來，我忙去扶掖她，她含着眼淚把頭向着外面。——哦，但願他們不會凝睇到。

脚不自然地動着。

一座廟，刻着金龍柱的廟，兩邊懸了所謂大人物們的題字，我們坐着休養精神。

“閨，怎的帽子壓得這樣低。”錦問。

“好玩，……才如此。”我不高興讓他知道我的病。

“閨君頭痛着，我來他已如此。”展解釋我戴帽的理由。

璵本背我坐的，聆言轉身瞥了我一眼。

“那沒，真對你下住，曉得你病着，悔不該叫你來。——若是病了，真擔受不起，大家是好朋友，何

必客氣，我們自己也能來的，閨這樣使我心中非常不安。”錦堂終是很熱忱的對於任何人。

“早就向你說，我不會病。你倆全是意想不到的光降；同到逸園來，尤其是難逢中之難逢。”我無非要顯出訂婚後的我，和以前待理是一般的。

“還是回去罷。”廣說。

“不必，不必，……再走一個鐘頭。”我毅然地。

我們於是看了仙鶴，看了孔雀，沿着沙路回來。

出來，和門房點點頭。

錦堂給我一個鬼臉。

## 十二

用球場邊，外人的那種玩球吸住我們。廣特別高興地忘却了我的頭痛。

錦怕尚未接到我的信，（因為給錦的信，對理雖說同時寄出，實則昨天才寄的。）還莫明內中的

奧妙，却特地來說着那事，六隻眼睛不約而同的丁字形般聚在一起。嫩淒然地，錦堂滿面愕駭。

——說也罷，不說也罷，你究竟是個失敗者，我是個勝利者，我可以驕矜，……

錦奔過來。

“錦，這裏來。”我喊他，

“外國人真有些怪脾氣，用球有什麼趣味呢？”

樑是崇揚東方文化的。

“這倒說不定，個中趣味，固非局外人所能知的。”廣笑說。

他接近我，低聲問：“White Paper 怎樣！”

“什麼白紙，什麼意思，錦呀！”我故意問他。

“那，那姓支的，你的未婚妻。”錦解釋着。

“哦，原來如此，……不過可 Pass，所謂 Pass 主義罷了。”

“住在甯波嗎，幾時可讓我拜見一次嗎？”

“也在寧波，拜見何敢，將來大家介紹介紹。我

的信你尚未收到麼？……”

“沒有，你幾時寄出的。”

“怎的，……我……四日前投郵……的！”我偷偷看璵，她似乎中了什麼的悵惘。

他們要歸去了，我邀請他們再在校裏滯留片刻。雖然璵錦急着要走，但拗不過我的懇祈，允許再坐五分鐘，——僅僅五分鐘。讓我再在五分鐘內，呈上我勝利者的敬禮，勝利者的賀品。

校中，我叫茶房買水菓來。

門房同茶房並肩進來，是璵姊的信與水菓。

“大家請些，紫璵。”我一面撕信。

錦凝看我的信，但不好意思地問。

“支寄來的嗎！”

“是的，……”我不加辯明。

但誦讀璵姊的信，寫着：

“閨弟手足，嗚呼！無復何言，無復何言，生也不幸，逢此痛事……”

我手顫了，

“火車恐怕來不及了，還是快些走罷。”璵不高興地提議。

“好的，……”錦說

“再會，再會，恕我不送！”我懶洋地說只管把信看下去。

於於他們別了。

“……刻接茵姊來函，本不願告弟，以碎弟心，但事以至此，終須水落石出，……噫……嫩妹已於前日（廿九日）仙逝矣，……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，陷吾弟於悲痛之境，皆姊一人之罪，死者難追，幸祈以身體爲重，老母爲念，切勿過悲……”

此外，模糊的不知道是什麼字。

我暈倒了。——像死人的臥在床上。

## 消 息

這的確對你是太僥越了，連我自己也知道是太唐突的一件事！我沒有資格，更沒有被認的地位，一個對你全生疎，或許你對我沒有些遺留的影兒，全隔離的創傷者，竟握着筆寫起這篇東西來。在情誼上，在事實上，我這種的行動，真是太狂妄了。真的，我自己想起，這的確是不應該的，我曾在微風掠動楓葉，搖亂瀉出來的月光的夜裏。零丁地徘徊着。想了一次，再想了一次，又想了二次，接連

地感到這的確太不應該了，太僭越了！同時，我更在月兒還依舊呈現着圓的輪廓，微弱的紅光，剛剛穿破白雲，撲到宇宙來的早晨，想着，想着，徬徨着，徬徨着，自己也滲透，我是太唐突，太粗魯了！

但是，朋友，容我這樣稱呼罷，你總肯原諒我，而不至因呼你做朋友，竟咒詛我，竟謾罵我啊！那時我的心脈已蠕蠕地動了。血在沸騰，心在狂跳，牠們正像猛烈的惡潮已衝開小隄口，而淹沒一切了。牠們正像受傷的野虎，偶然間找到射他的敵人，而撲奔過去了！啊！我是弱者，我不能接住自己，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教訓，此心早失却理智的燈光。他——他竟跟着驟發的情念，奔向陷人的沙灘上去了！大概；這短短的東西，決不至於映入你的眼簾，或許你看見也憶不起這是射向你的。朋友你索性大量一些，讓我這“不能做自己的主人”者去離開罷！

心攪亂到極點，不像是把鋼針斷續的鏽刺着

的痛味，更不像是割掉了半個心的奇痛。真希奇，驟時的，他顫抖起來，好似一個活的小動物在心中飛跳……不久便止！但止了又跳。現在，朋友，我沒有法子，我祇有把鬱積着的思緒吐出來，祇有把已融在海底的血凝聚攏來。你看見也罷你，你不看見也罷，你忘却了也罷，你稍稍掛念到我也罷！終究，你是幸福者，我是弱者，心紛擾到極點，不知這篇小東西從何寫起！啊，想想罷，想想罷，好，就是從我認識你寫起，但這並不是你認識我的開始，因為我相信，或許到今日，你還依舊不認識我呢。

那是七年前的時候，我還在 S 教會中學，你呢，却在離 S 中學不遠同一江干的 B 教會學校。這裏的風景，頗堪留戀，海波日日從你那邊湧到我們這邊來，有張着風帆的船舶，穿過將眠的落日裏，江鷗遍天亂飛着！早晨時，你們 B 學校女生底歌聲，老是隨着風盪漾過來，真又悠揚又纏綿，怪醉人的！S 中學是男校，B 校是女的，在互吸的公例上，

況且，每星期總有二次的總禮拜，可以偷看你們的秀色，默察你們窈窕的姿態，其結果關於 B 校的一切事情，便是我們談話中最有味兒的前題了。

在全羣的女學生裏，我們最愛談的是你和陳家姊妹，你三個人確是汗泥中亭立着的白荷花，綠草叢裏獨聳出來的紅苞，我們加錫着你和陳家姊妹做“三王”，這自然是極適合，極美麗的稱呼！其實，這種花冠，贈給像安琪兒的你倆，絲毫無差，同時我要羨讚最初提出的朋友們，他們是充滿了敏慧和天才，他們知道怎樣去歌頌愛神附着的女性，知道怎樣去呈獻心中的熱火啊，朋友，朋友，就在這時，就在這千萬聲的頌歌裏，我開始躡起我愛的途徑。

我是個無神論者，凡是邂逅我過的總明瞭我的。我不信有什麼上帝，更不信有什麼福音，我曾在稠人廣庭中辱罵耶穌，雖然我依舊那時是教會學校的學生，我也曾擾亂別人底祈禱，也會在牧師

祝福時竟破口大笑。我畏怕做禮拜，我厭惡洪響的鐘聲；但是，自從我心中刻入了你影兒以後，我反喜歡做禮拜，鐘聲的進行曲，比教師斥罵還激厲。任他是晴天，任他是雨滴從前額溜到胸前，衣服幾貼住了背骨，我終悠悅的奔到禮拜堂去！朋友，容我說罷，我忽變了，我忽變成有神論者，不過，我的上帝，並不是以色列人的耶和華，也不是印度人的釋迦，我的上帝，就是你，你就是我的上帝，我讚揚你，我要焚滅我的全生命來供獻你，做我的祭物。

差不多從做禮拜起，直到散後，我的目光，一次也沒有轉移到別處去！我只凝注着你，活潑的姿態，看你映在白玉的額前的疎髮，散亂地被風飄動。看你歌唱了小口像二塊紅寶石，互襯的展動，看你暈醉了的笑容，看你淡淡兒的雙眉，看你含情的媚眼。啊，朋友，還有，還有，還有你的白絹手臂，雖然這是極陳腐的讚美詞，但是你也該原諒

我，你太美了，你太可愛了，我不知道用怎樣詞章來歌奏你；還有瘦削的腰兒，在任何地方，只要一看見垂柳映在綠波上的影兒，就能回憶到的你的腰兒，啊，朋友，你……你真太美了！

我不願聽琴聲，琴聲太孤單了，只看你回首看花淡黃色的嬌裝！我不願唱“頌主聖歌！”這是太煩囂了，我，只看你帶着處女美的面額！啊，處女美，直是一個夢呀，我的心被這蕪顛得不堪收拾了！……走出了禮拜堂，我還要頻頻回首看你影兒的移動！離開了你，不見了你，真惆悵，真忐忑，我不曉得我的心劍怎深到這樣地步。歸途像失了神，走路是踏在高峻的山坡上，腿非常地麻木，還有何說，眠夢裏全是關於你的夢，醒了，又掛上想到你的幻想，一幕，一幕，終是不息，呀，還有何說。

最忘不却的是夜裏，這般大的禮拜堂，只三數盞煤油燈顛搖在頭上。全室充滿了灰白色！有時，你們已先我們坐着了，我便要把我的目箭來射你，

燈光雖然這樣暗，但你的面容更顯得嫩白。如果你全身披了素衣，呀，這幽妙極了，我看見人間的嫦娥在淡月下祈禱了。我要奔過擁抱你，讓我倆的小心相依着而跳！我要吻你，讓我們的呼吸融在一氣！有時，我們比你們先到那裏，我就痴呆地睜視着，禮拜堂的邊門開了，這是難得的福音。你，朋友，便跟在陳家姊妹出來！自然，有許多人願葬在他倆的呼吸下。但照我想來，陳家的姊，充滿了浮盪的肉色，顯耀着的淫態太厭人了！陳家的妹，是一個怪討厭的女子！只有你，只有你，是留帶着夏娃傳下來的女性美，你可以戲弄一切的男子，我願意跪下來供你使喚，我願意能每夜看見你，雖然傷失了我的生命，也沒有追悔和悲悼！

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這或許便是我呆笨的表現，我們S中學，在傍你校邊的禮拜堂，開設了一所平民學校，每夜由我們同學輪流擔任教員！我呢，自己覺得羞愧，也算是教員中的一個，每星期

一次，呀，真痴極了，我來時，一面教他們書，一面却瞪穿小玻璃窗，不轉睛的凝視着葉影疎動的你們校裏，我希望有你的溫影掠過，我希望有你的笑語吹來：我希望你能贈給我一笑。同時，在不遠的琴室，我希望有你說不出可愛的軟指，撥動底琴曲。但是，這只是一個夢，夢中的成功永久是一個渾沌的夢呀！結果，我不但捉不到你的影兒，我不忠於他們，別字是常常教出來，意義又老被解錯，朋友們又嘲弄我，不過，我想這沒有什麼，祇要有你，我什麼都可忘却的啊！何況這種像碎針頭一樣小的事情。

暑假近了，你就可在B校畢業，是你們開 Class Day 的那夜，我喜歡得哭了。上午太陽尚炎炎地照着，但到了下午，細雨了，大雨了，街衢的汙泥都翻起瀟滑得走不來路，我怨恨天空，恨她一點都不顧到人類底幸福。後來，天儘在降雨，我和許多同學齊來了！我坐在前幾行，關於台上底動作很清晰，

遊藝一種種都過去，在我，因為沒有你，反感得寂寞和倦厭，後來，到英文劇，你出來飾着一個女主角，歌聲的嬌幽，婉轉，到現在我仍不為消淡的！由英文劇至中文劇，你飾一個女客，雖然沒有大可使入擊節興賞的事，但你苗條的，像白蝴蝶般的影兒在我弱者的腦海裏，銘刻得更利害！回來後，簡直，我不敢說假語，簡直有三天不曾閉過眼，僅僅想到你在英文劇的溫歌，在中文劇中的芳影！

暑期真到了，孤單地回到家裏，你當然也回去的！這時，我對於你己不容掙扎脫了！早晨起來，涼風輕輕吹過，朝露凝在綠葉上，閃爍地發着銀光，到衣角上，流到腳面上，又冷，又舒爽，我躑躅着，躑躅着，同時就想到你！……午飯後，慵懶得要眠，便提了一把臥椅放在風口，跟着，有時，讀些小說，興起了，胡亂地寫些情歌，什麼鶯之戀歌，靜靜地想罷，懶詩等。眠了，閉着眼想到關於你的故事，神話！……夜裏，更浪漫了，單穿着汗衫，肉正像貼住

月色，又赤着脚，在生涼的竹椅放蕩地橫眠，數數星星一顆顆從雲堆裏跳出來，蝙蝠飛過去，又飛回來！螢火蟲擺動着點小燈的尾巴穿過葉影裏，姪兒們都爭着去撲，啊，朋友，我又要痴了，我要寫封長信，叫千萬頭螢火蟲負送到你這邊來，但是幻的結果是悲哀，螢火蟲怎能替我送情書呢！想到空虛時，咽鳴地流幾滴清淚，正是夢中，他能飛越過長河和高山。但是醒了，又要陪淚了！一日過了，便再是一天，太陽，月亮，月亮，太陽，圓輪般轉着，光陰也就此消磨了！

也許我尙幸運罷，你於下學期升入隔江的 G 女中學，和我的蓼姊同學，雖然，離開 S 中學稍遠，不能像舊時隔幾天便能溫溫我的幻夢，但！我以前總是每二星期，去探視我的蓼姊一次，現在每星期去看蓼姊了，這間接，便是爲了你，我也看見你携着陳家的妹在淺草堆裏底背影，我也看見你支頤在小窗口芙蓉般的面龐，沒有看見你，寂寂地回到

家中，從樓上望望B女中學亭立的紅屋頂！或呆聽跟着風來的鋼琴聲，希望下次能有更愉快底夢！蓼姊歸家了，啊，我只是想問起你了，但我畏怕，但我惶急，或許她要疑心，何以我專一談到你，或許她已知道，我已投到愛渦中了！這怎樣呢，不問，心的懊悔如何鎮得住，結果決定擇要的問了幾句，我反恨惱，啊，我不該問，固然蓼姊不滲透我的心情，啊，你早已許給一個姓C的某君了。

其實，這不能灌息我正炎烈的熱火，我愛你，我在任何的天涯和海角也愛你，我決不肯爲這小事情而忘却你！

有次，我去看蓼姊，剛剛把B中學的門推開，一脚要跨進去時，似乎裏面也有人要推出來一般，但忽又止了。我進去，恰恰和你相對啊！我的心按不住了！你穿了一件條子的淡綠色的洋裝衫，下面是束着黑縐紗底裙，至于鞋怎樣，別的怎樣，我匆促間沒有留意到。掠過來的香味是又柔又暖又香！我

才知道你的身材比我略矮，潤白的面龐在黑髮綠衣下更襯得有一種特殊的處女美！雖然你沒有這樣好的記憶，但關於我是蓼的弟弟終還遺留着！

在會見你一星期後，由蓼姊的報告，知道你們那班的家庭科，由密司朱的導引，要求下星期日參觀我們的家庭，這使我母親感到非常底體面和欣喜，而我更特別賣力。我把畫箱中的古字，山水，人物，一齊移到下面，把客堂陳設得非常幽雅！同時，並激動母親說：“這是難得的光降，我們應該特別的招待呢！”母親自然首肯，我本想在那天回來，但回來既不好意思說出，同時一個男性插在一大羣女性中間，的確反被征服而不好說話，還有，老實說，我的心只有你一個，其餘煩囂的尖聲，鑽入比什麼也討厭，最後，我決定索性不來？

那星期日在校中全日做關於你的夢！好像你是坐在廚邊的籐椅上，看見放在小几的我的小照，你被我的小影迷住了，你要把全身獻給我。（那是

更可笑的夢中之夢吧。)我母親愛你,問起關於你的終身,你羞怯地說:“我願意給你的萍兒!”母親笑了,母親樂極了,她允你的請求,她立刻把我的小照藏在你懷裏!你呢,深深地對我的影兒吻着!……歸家時,問起關於你們的事情,母親不過大略的講,自進來,吃茶,平常的客套語,各處的遊園等;此外,她所注意的,是密司朱,是同伴來的外國女人密司 Wilcox。問蓼姊,她那天也在校中,除了聽見稱頌我母親底溫惠,珍惜我倆外,什麼也沒有說。

五卅起了,我們聞到殷紅的熱血染着南京路的消息,我們的血也要燒沸,狂流了。上帝的愛,只能迷惑一般教徒,還有何說,起來,起來,任當局者怎樣壓迫,我們要演講,宣傳,募捐,演劇,罷課! S 中學已起來, G 中學也同起來,但那外人的校長們,早忘却上帝的愛,處處想設法破壞我們的戰線,結果,在兩種勢力互相撞擊中, G 中學有許多

人離校。我呢，因受到特別關係，要在G中學保持我們革命的勢力，和他們相抗，而留着。至G中學，也同樣情形，蓼姊和你，便是其中的一個！這個消息，使我萬分的悵惘，或許，此後，我再也不能重見你了，……呀，誰知，別的夢都是夢，但這個惡的夢，偏又變成事實了！我原該早死了罷！

這一節本來我不敢寫，我是一個賊，我是一個偷看別人東西的賊，真羞愧，真顏汗無地！不過，我再深深地一想，我對你什麼都可以講，就是我一切的心身都可以，何況，這些微的故事。說罷！這是在英姊的家裏，你和英極洽，時時有信給她，她也常常提起你，至於我和英是鄰居，和她的兄弟，母親也非常親熟，蓼姊也是這樣！那天，我訪英的哥哥，他不在，英也不在，我就坐在英的床沿，木梳，信紙，鋼筆，信封，橡皮筆，散亂地拋在床上，我想英這人真 Romantic 極了。偶然看見一張胡綠色的信箋，雜在亂物中，露出很滑秀的字蹟，我的好奇心陡起

了。我伸手將這紙拿過來一讀，開首是“英姊愛鑒。”全篇是文言文，敘述在五卅以後，孤處在家裏的苦悶和惆悵，詞句又痛快，又淋漓，又簡削！最後看到簽名處，呀，赫然寫着的不是你的名字嗎！難得的幸運，我讀了又讀，嚼了又嚼，我的感情勃發了，牠吩咐我把你這封信收藏了，可以天天看你紙上表現着的純愛的處女美，我曾放在小衫袋裏，又拿出了，又放進去，在第三次的時候，門外薄皮底觸在地板上的聲音，自遠送過來，英來了，我只好依舊置在床上，和木梳，鋼筆一同亂拋着！到現在，對這事我還後悔，感情已推迫我看你寫的信，那沒，索性把你的信整篇掛在心邊，悲哀時，也可對這信流幾滴淚，流淚了，也可叫這酸淚留一絲痕跡！現在，就是哭斷了枯腸，哭乾了淚泉，誰知，誰知，徒然多一條劍痕罷了。

宇宙原是專喜這樣的！最初，我差不多每三日可以會見你一次，後來，每星期或每二星期一次。

自五卅後，到現在，竟一次都沒有看見了。五卅後，我在 G 中學，你並無真確的地址，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你能再和蓼姊同學，焉知你和陳家的姊同學，而和蓼姊恰極遠離。失却了你，我沒有法子，我沒有職權，向誰泣訴也徒然，況且你已屬於 C 君了。悶悶地禁在校中，朝朝看太陽在山陂升起來，去了，夜，月圓了，缺了。細雨霏霏的時候，我想到你是更切了，但這有何用呢，有時，悶得無淚可流，便提起筆顫顫地寫了幾句詩，散文等，高興了便加上信封，貼了郵票，投給日報或刊物發表。我不要自己的名字，前人贈給我的名字太無意義，我改了和你音相同，義不同的名字，（名字暫不寫，其意就是在思你。）自己覺得乏味時，便把做好的東西撕破，再要乾淨時，便劃了一根火柴，片刻的就燒成灰末了！

固然，我的作品是極幼稚，不配你一盼，但我自信這真實地是我內心的表現，我愛你，所以我吟

出愛你的句子，不過在你，讀來，能引起你底愛否，我是不知道！啊，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我現在要摘下許多詩中的一首，牠究竟是怎樣，我都茫然了！

“一想伊使我愁緒無限起，  
只憐我影孤形隻異地棲，  
任您想斷愁腸，天涯誰知，  
幾番花飛，錯認是個儂音問寄。

\* \* \* \* \*

關山迢迢，南雁難北轉，  
一回回花好月圓有誰看，  
天涯海角，相思，夢難圓，  
頻頻回首，終不忍溫香柔玉獨歸去。”

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我只有你，我正像剛生出的小蜜蜂，第一次飛到花叢中，但他所得的，就是空虛的香味。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我的心片片碎了，我從來沒有眷戀過別的姑娘，我只有你，不料所送我的，也像紅花送給小蜜蜂一般！飄渺，一切都是

縹緲，但我並不怨恨，並不嫉嫉，我願你幸福，我願你永久充滿着快樂，你不必想念到漂泊的我，因為你想念到我是太呆了，你永也不會想到我底事！這使我心中很安適！總之，我愛你，我決不因我的愛而使你倆分離！這是我赤裸裸的心中銘刻着的要旨，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別了罷！

最末還有一件事，是不久之前，我自英這邊知道，並也看見你們發來的禮帖！

“你和 G 君準於某日在 G 埠結婚了。”

朋友，親愛的朋友，還有何說，別了，願你幸福，并祝 G 君也好，雖然我不認識他！

1951, 4, 20, 出版

1—1500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實價六角

上海聯合書店刊

四馬路望平街口



上海五金商店

1